

00250
42
部=77

江西通志稿

第七七册

典例徵疏類目錄

漢

薦徐穉等疏

唐

乞免民租疏

宋

薦李觀疏

舉彭汝礪疏

熙寧轉對疏

移滄州過闕上疏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疏

奏薦李觀

正身回俗疏

上高宗封事 從謝枋得節本



2 1 1

上理宗封事

江西一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續纂卷五 稿紙

諫和議書

劾宰相史彌遠疏

扶植綱常疏

薦陽孝本狀為虔州守作

己未上皇帝書畧

修蓮社經堂疏

新建蓮堂疏

元

奏民間利病疏

明

征剝撥宜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議夾勳方畧疏

陸濟

李元龍

羅倫

楊時

文天祥

謝枋得

謝枋得

程文海

王瓊

王瓊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30 29

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為僧募米之匡廬疏	請益先賢疏畧	議從祀疏	論大計救急疏	表章古文孝經疏	議請儒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	請表墓建祠疏	褒崇忠節奏疏	廟祀祀饗疏	里甲議	請終琉球使事疏	參內監疏	劾魏忠賢疏	劾逆藩魏忠賢疏	乞罷進貢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水災自劾疏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議南贛商稅疏	洲頭提督疏畧	再請疏通鹽法疏	計處地方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畧	立崇義縣治疏	議夫制兵糧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劉元卿	艾南英	李日宣	鄒守益	吳世忠	吳悌	詹事講	左贊	李奎	祝瀾	夏良勝	夏子陽	蕭近高	鄒維璉	蔡毅中	丁湛	王啟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館
稿紙

請發帑金賑濟並寬織造疏	朝覲條陳疏	因事陳言疏	請罷湖口新廠疏	建定南縣疏	乞請別遣大婦副使疏	治河疏	請撥常平疏	申明鹽法舊例疏	冊立疏	薄敏疏	為請專勅嚴經畧疏	請嚴禁左道疏	恤新縣疏	江西王府廟祀疏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請止惠王住廣信疏	請改折南漕二糧疏	修復章江寺併建塔墓緣疏	重修忠節祠疏	乞專官分守地疏	請表勸忠義疏	薦吳興弼疏	乞休致疏	邊方災患懇先加派錢糧以安人心疏	差役疏	請陳濬從祀疏	正祀典疏
甘士珩	李萬寶	張棟	張啟元	張擢	李沐	李沐	林後	葉鉉	黃大節	楊賓遠	胡松	曹汝君	錢琦	歐陽德	歐陽輝	周燦	周燦	李鼎	周悅	周用	周蓋中	陳述	陳文衡	陸穩	劉光濟	劉定之	劉魁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崔傑

薦徐樾等疏

漢

陳

蕃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天挺俊又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

徐樾彭城姜肱汝南袁闓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

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唐

狄仁傑

彭澤九縣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縣已是秋月百姓囂囂羣

然告歉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獲營佃失時

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萊度日旦暮之間全無米粒竊見彭

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户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

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

寡亡者檢有籍歷大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戶絕如此深弊官吏

不敢自裁謹以奏聞伏候勅旨

薦李觀疏

宋

范仲淹

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

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伏

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

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辨博明達釋

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

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臣竊見往年處士草澤周啓明工

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

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觀於經術

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

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為一

十卷謹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稿

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

舉彭汝礪疏

宋 范純仁

臣近曾具可克臺諫官人姓名奏入，亦曾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為御史中丞，乞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居要列。於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聰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熙寧轉對疏

宋 曾 鞏

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繼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眾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眾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

邪	以	下	於	皆	不	以	者	始	而	而	所	憂	則	壞	非	臨	能	早	儉	之	世	陛
說	蔽	有	以	不	以	舜	其	者	已	已	過	海	亦	百	常	裂	及	朝	仁	懷	俗	下
之	其	以	以	勉	成	禹	術	致	臣	矣	之	內	足	司	之	水	也	選	慈	抱	之	故
所	外	事	自	之	湯	成	非	其	觀	易	時	智	於	庶	變	泉	然	罷	有	忠	表	臣
不	夫	物	得	以	武	文	他	知	洪	曰	如	謀	食	務	也	湧	而	廣	能	義	詳	之
能	然	接	則	學	未	武	學	也	範	正	此	之	貨	一	溢	所	問	承	者	思	所	言
亂	則	於	天	子	有	未	焉	故	所	其	陛	仕	近	切	之	兼	祖	豈	獨	臣	言	亦
也	循	我	下	以	不	有	而	臣	以	本	下	常	則	文	從	聽	宗	之	感	而	不	敢
如	理	者	事	謂	由	不	已	以	和	萬	有	恐	能	具	察	在	有	德	知	擇	敢	效
是	而	無	在	舉	舉	舉	矣	謂	天	事	更	天	不	而	冷	人	天	聰	言	其	效	二
而	已	以	於	焉	而	而	此	正	人	理	制	下	以	已	之	則	則	變	之	中	二	臣
用	矣	累	理	後	成	成	致	其	之	臣	變	之	盜	外	則	有	日	俗	乎	則	又	卑
之	邪	其	者	功	而	而	其	本	際	以	俗	勢	賊	之	饑	食	比	知	二	君	之	卑
以	情	內	未	德	傳	傳	知	在	使	謂	比	不	為	任	流	星	有	能	之	明	遠	伏
持	之	天	有	如	說	說	所	得	之	正	迹	得	慮	則	亡	變	任	言	如	豈	惟	陛
以	所	下	不	此	周	周	為	之	無	其	唐	以	遠	足	訛	之	天	左	足	道	於	超
資	不	以	能	誠	公	公	大	於	問	本	虞	安	則	於	言	異	下	臣	道	後	然	獨
之	能	言	盡	能	之	之	學	心	而	在	之	也	不	人	相	在	之	伏	於	世	獨	觀
以	也	語	天	能	輔	輔	之	而	要	陛	志	以	能	材	驚	地	非	即	以	百	不	於
不	從	接	下	盡	其	其	道	已	其	下	則	以	不	公	之	則	羣	位	來	不	於	於
息	善	於	之	天	君	君	也	得	所	得	亦	以	以	私	紀	有	臣	以	來	不	於	於
則	而	我	理	能	未	未	古	之	為	之	在	敢	之	之	綱	震	之	來	不	於	於	於
積	已	者	則	能	嘗	嘗	之	於	始	於	正	國	為	計	日	動	所	來	不	於	於	於
其	矣	無	天	盡	聖	聖	聖	心	心	心	其	為	計	地	者	動	所	來	不	於	於	於
小											本	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盡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人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崇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養之具至於不能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稿紙

下之以言語播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提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其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以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

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新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己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薦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

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

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江西會館博物

移滄州過關上疏

宋 曹 瑛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烏奕繁衍
 久而彌昌者蓋天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
 如大家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
 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
 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
 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
 然神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北隋
 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
 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
 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

江表通鑑卷之六

宋

六

三

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非致關下九州未同復禹之跡內輯
 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細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
 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猶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
 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
 焉者也太宗皇帝過求厥庸既定晉疆欽倣自歸作則垂憲克紹
 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
 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編覆優服異類蓋自天
 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聞八關邊至
 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
 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著
 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
 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任日

久明於羣之賢不肯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驚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眾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素羣臣之日天下開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獻穀其得人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嘗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古求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存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無疆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

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七

德愾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拊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譏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賦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

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獲興之禁蓋未嘗興一

暴役也。所以拊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宣臣，日將日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年著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是勞者又如此，蓋不能拊其民而至於失其權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拊於下，操柄謹於上，處世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大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齋囊負，以致其贊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從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換冊，而陰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豐遂，凡在天地

三

崇

卷之三

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遠莫慙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提枹擊拊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興，武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行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善輔勸之以九詩，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臚法戒。

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興造功業猶
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於考次論
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道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
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
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
至於尋類取類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
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
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世
而勤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
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
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履太平之祚
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

四運志通編

九

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備念一日二
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閱
遠崇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
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卜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疏
宋 曾 鞏

臣聞五雖美造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至雖
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鑿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
後德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
周公之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緹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
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於
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遠慎簡乃僚無以瑋言令色使
群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檢宿
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

之事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搢僕之任也雖用人有愧於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截然不紊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啟迪其君故其成就正此矣夫以貞觀之治措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况有志於大者乎伏惟陛下聰明慈惠有人君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至道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積月累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作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天深處法官之中親近督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唯陛下留意毋忽

奏薦李觀

宋 余 靖

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歷元年應茂才異等科祕閣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鄰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邵亢與觀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已授職官今觀退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正身回俗疏

東 彭汝礪

臣	聞	天下	之事	其出	無窮	而相	禪於	無所	終始	者疑	若甚	勞而	古
之	人	君	至於	無為	者能	得其	本而已	以四	方為	遠故	所正	者惟	京
師	以	一國	為大	故所	正者	惟其	家以	萬民	為眾	故所	正者	惟其	身
而	已	所守	者約	所施	者博	此古	之要	道也	陛下	有仁	孝之	行恭	儉
之	德	至誠	惻怛	之心	至於	此非	難也	而臣	自京	師觀	之淫	麗之	文
勝	淳厚	之朴	衰謾	誕之	風長	正信	之俗	微非	所以	示遠	方也	自宮	
邸	觀之	公侯	放於	驕淫	而不	禁婦	妾習	於侈	靡而	不嚴	非所	以	示
國	人也	自官	府觀	之相	尚以	取譽	相引	以趨	勢相	傾以	就利	為上	
者	殘其	下為	貳者	持其	長非	所以	法萬	民也	陛下	欲為	漢唐	則固	
軼	於漢	唐矣	欲至	三代	而於	此未	正焉	臣以	為未	也蓋	古之	人修	
身	以正	天下	而其	俗既	成之	後雖	抱衾	之賤	妾知	自克	以義	而非	
止	於關	雎之	后妃	也雖	衰世	之公	子知	篤於	信而	非止	於麟	趾之	
盛	時也	雖江	漢之	匹夫	皆知	無思	犯禮	而非	止於	京邑	之近	也雖	

江西通志館稿紙

東

牛	羊之	賤吏	皆知	有所	不忍	傷而	非獨	公卿	大夫	之賢	也	以	古	準
今	何其	寡家	哉其	弊亦	必有	在矣	陛下	試反	而思	之其	躬行	之未		
篤	歟其	昔者	奢侈	之弊	因循	而未	草歟	亦教	之未	至而	制之	不嚴		
歟	所求	於士	者止	以語	言而	不以	德歟	所取	於臣	者於	利歟	不然		
何	風俗	之難	回也	陛下	有聖	人之	才	有崇	高富	貴之	勢	嗚	呻俛	仰
鎮	撫四	海之	外惟	無為	而已	之無	不可	至也	臣觀	四方	之學	其		
言	語態	度長	短巧	拙必	問京	師如	何不	同則	以	為鄙	焉凡	京師	之	
物	其衣	服器	用淺	深闊	狹必	問宮	中何	如不	同則	以	為鄙	焉凡	京師	之
知	以質	厚示	之則	無不	從而	質厚	也異	時皇	族未	嘗知	經術	也	及	
陸	下以	經術	造之	而莫	不欲	為經	術異	時士	人未	嘗知	法律	也	及	
陸	下以	法令	進之	而無	不言	法令	以此	知能	以	德禮	示之	則	無	不
從	而為	德禮	也夫	天生	蒸民	有物	有則	所謂	質厚	也	德禮	也	皆	其
所	固者	也	因性	之所	固	有而	順導	之	蓋無	難焉	在	陸下	加	之
而	已	君子	之德	風小	人之	德草	草上	之	風必	偃	此無	足疑	也	小

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陳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疎闊也考之於古竊以為庶幾焉惟陛下念之

上高宗封事從謝枋得節本

宋 胡 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虜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行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

江西通志廣整理組 稿紙

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

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誓而不報合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仲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威銳士平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人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遂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欺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

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余
 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內謗議洶洶陛下不
 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
 也雖然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
 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
 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劾議可否是乃畏天下
 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
 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
 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
 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
 議遂得叅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返伴食中書漫不可否
 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
 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今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叅贊
 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
 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
 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身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耶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上理宗封事

宋胡夢昱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嘗聞周之太伯以一國而孫之弟矣未聞以天下遜之弟者也周人有道之長冠冕三代則太伯王季友愛之義以為之根本也蓋友愛之念乃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於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郎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挾祿父以為亂流言騰播王室幾危周公殆不得已而誅放然南陔暫廢棠隸繼作悠然傷感之意見於歌詠之間封胡示寵蔡祀續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管蔡之身後也當秦郎陰謀竊發事迹敗露初則罷尹開封繼以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凶訃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賜諡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郎者終歸於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秦郎之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得己之心終焉之勤劬繕綉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依然人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濟邸之變特出於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郎之事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真周公與太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為君臣之分不可暫僭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郎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太宗皇帝非悞也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彼則明君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聲濟邸之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邸之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於絕矣哉天理教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威於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

子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葬命繼等事並無間焉是齊威友愛
之義終於絕也唐之三宗莫感於太宗不一再傳而數世本反殲
於則天之手者幾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於建元成吉
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義
終於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邠友愛之義果終絕焉厥鑒不遠臣竊
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
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晉之共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
驪姓則以置毒誣之懼而出奔甘於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
有為之辨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為崇狐突親見而
與語所謂請於帝以聲冤託於秦以伐罪者若怪也晉之禍卒如
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
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自救懼禍自經其與共世子之事
相去無幾矣自田千秋急變訟太子冤武帝為之幡然感悟作思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子宮為歸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晉
人之禍者何也有以敬其冤抑之氣故也夫父子兄弟之至親而
均之為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父子兄弟之至親而冤抑且不能
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理幾於散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
召變稔禍耶臣嘗聞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邠隱匿有無
虛實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以前其罪合
在赦宥之例今不必論又嘗聞詔獄所勘謝周卿等案竊見逆賊
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既而尋獲迫以僭偽濟王發聲痛哭首
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后為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
與賊同情商議入據郡治又謂其欲適往平江據城為固幸府僚
有留其行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為府僚者駕其說以為免罪
計也不能止其僭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將誰欺欺天乎濟
王不幸而罹此橫逆陛下政當軒錫原急難之情矜之念之詎忍
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之則濟王冤若通來間有訟其冤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者然厚言雖進淵聽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於絕矣九原不
 可作是非由直濟王豈能與議者辯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贈
 褒崇其實於濟王無加蓋設欲削奪追貶其實於濟王無加損然
 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倫之或睽或合乃
 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所由判焉陛下未可以為末節細故而忽之
 詩曰昊天其子之天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尤天之所屬愛
 者也濟王與陛下均為先帝子陛下兄日姊月而所以持濟王者
 如此披蒼蒼者天其謂陛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愛乃孝之
 大者也濟王承先帝溫清有年矣亦先帝所屬愛者也先帝仙游
 日月幾何陛下奉先帝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先帝在天之
 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
 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帝處兄弟之常如披太宗皇帝處兄弟之
 變又如披陛下鑒成憲而所以持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之靈
 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則朝廷者乃

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無恩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
 追念之何也意者祖宗友愛之義素孚於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謠
 未免責陛下以備也陛下教天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心為已
 天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心為已
 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為已格人心即天心也亦先帝
 與祖宗之心也自濟邸之訃既傳聞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狷妄
 圖守氣不武苟能夤夜勤除豈至詰朝僭偽濟王果何罪而至此
 極耶人心之憤惋勃勃如也旬封駁之說既行聞者莫不恨之往
 往謂是特故彰濟邸之惡以戴訛言耳以止謗議耳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人心之憤惋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心可知矣迺者
 乾文疊疊示變固已略寓其謹告之意矣以天心推之則先帝與
 祖宗之心又可知陛下若不早回友愛之天政恐奸雄得以竊議
 夷狄得以竊窺乘間抵巇特未可測況乎寬抑不敬乖戾寔生他
 日國家之禍變何有終窮臣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四十

二年行事皆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獨首書之其意
 深矣此陛下所當默會也孟子論周公誅管蔡之過以為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
 望陛下者亦猶孟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
 不外乎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於秦邸
 者為法以齊威之薄於子糾唐太宗之薄於建成元吉者為戒回
 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圖今是旋回昨非當臨朝之際感
 泣涕洟諭大臣若曰人皆有兄弟朕獨亡濟王僭偽事洎於兗堂
 非其本謀幸平心定氣為朕處之寧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
 朕恩至取先朝秦邸故事為朕參酌而行無忽凡追贈褒崇之典
 寧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時遣使致
 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眷予使死者可以無憾生者不至無聊如
 此則濟王之冤抑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共世子之鬱而
 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念油然而復生恩榮浹於九泉怡愉洽於四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海天理缺而復全人倫睽而復合為天下國家九經庶可次第而
 廣推之仰焉可以慰天心俯焉可以慰人心幽焉可以慰先帝與
 祖宗之心作宗明主垂宗休光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不間於
 周則所以綿迨享國之歷數者必踰於周何憂乎奸確何畏乎夷
 狄何慮乎禍變臣之所懼者不懼矣陛下降詔求言曰閱月矣臣
 婦觀默察朝思夕想惟時事紛紜可為痛哭流涕者多矣獨於陛
 下持濟邸一節尤有整不恤緯之憂陛下庶幾改之臣日望之所
 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臣是以不願首領披
 露肺腑昧萬死為陛下言之萬一陛下少留穆清反覆展玩幡然
 而聽之非臣之幸亦非濟邸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
 臣無所逃斧鉞鼎鑊惟陛下所命當席藁私室以俟焉謹錄奉聞
 伏候勅旨

諫和議書

宋陸 潘金題

國子正奏名上舍生臣陸濬等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
 臣等竊惟方今事勢有可為痛哭流涕者而廟堂四五大臣莫肯
 為陛下任責侍從三四故老莫肯為陛下盡言苟幸事業不計其
 窮當同附和如出一律國無人焉以至此極天下安所恃以為固
 強敵安所恃以憚而不敢肆哉自古兩國相持一事失中禍不旋
 踵今有國體瞭然易知匹夫卑人皆謂不可而主議者固冒然為
 之臣竊惑焉曩者權臣妄開兵端南北生靈肝腦塗地怨聲徹天
 怨淚徹泉陛下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皇天悔禍權臣速誅安危之
 機正在於此議論舉措不可不審三數日來口語藉藉甚可駭愕
 臣雖愚竊為陛下惜之夫以陛下聖度包荒兼愛南北屈己講和
 誰曰不可然而謀國之臣吳懦已甚增幣加貨累百鉅萬竭民膏
 血以飽狼貪亦可已矣函送權臣之首檻致歸附之人大失人心
 重傷國體借使敵人踐言猶可以自立况敵情毒深方藉此覘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頁

身乃墮其術中恬不覺察彼必輕視中國謂此無人慚辱有加誅
 索無已其將何以應之靖康時和議往事可鑒今市井之人行伍
 之卒一聞舉措心中氣塞相顧頽泣敢怒而不敢言一介微臣何
 愛一死不為陛下陳之臣私竊計慮有七不可故殊死條上陛下
 垂聽焉臣聞誅賞之柄當自己出移於臣下然且不可况移於敵
 國乎乃者權臣速誅雖就道醢未快眾憤陛下重以韓琦之故俾
 全首領形於詔旨頒布天下豈王梅復命敵國藉以為辭於是臺
 諫有斲棺截屍之請及梅再旋將命再辱於是侍臣始有函首誓
 中原之說典型不考惟敵是詢登載汗簡貽笑萬世此其不可一
 也臣聞國之存亡在於人心敵國相持於此尤急者騎劫攻齊所
 得齊卒剗而置之前行又盡掘齊之墳墓而焚之齊人怨憤戰氣
 十倍遂以敗燕人心不可失也如此今自南而北者彼則械送而
 沮怒之人心向背於此乎決曰單所以返陳於齊者今願順受而
 安行之為計如此猶為國有人乎此其不可二也昔國倚用百里

之鄭介於晉楚之間童牛積豕宜不足以有立而於伯國之命未
 嘗詭隨問鼎必辨青賂弗予卓然有以自振豈才裕兵強足以抗
 衡上國特不甘為晉之縣鄙故能修政事正紀綱以植其國耳國
 家襟帶江淮連跨荆益非小弱也何致凜凜懦懦壤一切苟且無復
 生意乎或謂已斃之首不足惜倘或敵情無厭巧偽交致勳臣極
 將盡欲誅求則陛下之忠臣皆有首領不保之憂人懷疑忌未知
 所終天下大勢豈不可慮當是之時雖粉玉楨之骨庸有及乎此
 其不可三也昔在先朝敵國跳梁蕩搖邊疆當時主和議者驅歸
 附之民俾之駢首就戮備極痛毒失中原之心其後追咎往事貶
 責議者今乃不鑒前轍二三降附舉以還敵曾無畱難萬一使者
 造返彼將盡求淮北之民斬而不與前功俱廢驅而與之人所共
 憤主國計者何以處此且人已降殺之不祥脫身歸附何負於前
 一且械繫置之萬死之地其忍為之青女降霜白虹貫日匹夫匹
 婦有所憾恨上通乎天胡可弗恤今若竟成少忌不復旋踵豈惟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有辜於降附之人是驅天下之人而使之北嚮也此其不可四也
 天下甚輕之物有國家視之若甚重者不可不察也仇冑本以冗
 散躡居元老久虛之位罪惡貫盈自貽覆滅區區頭顱在此視之
 不過疇昔一武弁耳一旦委之敵人彼必張皇受敵以為得中原
 之大臣仇冑專僭國應蒙此獨不為國體惜乎藉令三關可復濠
 梁可歸和議可成事之輕重亦有可議而況有大不然者乎於期
 之首已入商於之地不酬履水難收噬臍何及此其不可五也夫
 李全以避水來歸功雖不就忠亦可念襄州重圍非納合道僧懷
 印以來岌岌孤城何以却敵今善撫之以勸來者尚懼弗蕪况又
 從而橫致之手二人之來一年餘矣山川險阻軍國利病彼何所
 不知萬一敵人脫桎梏而將之用吾叛亡以致死力於我當是之
 時其能括解體之人而與之角勝負乎此其不可六也夫敵情叵
 測機事難料二關之險可以窺四川濠梁之城可以控兩淮則彼
 視若不甚顧惜乃索權臣之首以辱吾國取歸附之人以令彼眾

不爭區區之利而爭人心其為慮深為謀遠矣堂堂中國反不慮此內之奸賊不得以自正其罪外之降附不得以自全其愚一買和淺滿疎虞手足畢露豈不為敵國所覘此其不可七也臣之所陳不待英傑皆能與知廟堂之區畫侍從臺諫之議論顧惜然於此不知而為則不知知而不言則不忠宗室安危民生休戚在此一舉陛下幸聽臣之言試為陛下籌之夫二境交兵之時行陣之人力有不加遊談之士志有未愜自知非義安免教亡為今之計莫若令使者設解喻之以為叛臣賊子人所共惡大國志在勸忠必不棄叛和議已定兩國降附之人更為期日相與接受於境上人情不甚相遠彼不欲殺其附已而又安敢殺其附人其事必且違緩可以中解至如元兇創謀造意身首異處未副其罪軍兵憤怨痛入骨髓皆有食肉寢皮之意今若集之於邊以快眾怨必且競肆養粉豈復存全名正詞順自足以間敵國之口處斯二者各有攸當而人心自固國勢亦尊敵國有所忌憚而不敢侮和議

江南省通志館稿紙

不俟致曲而必成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之所以拳拳也屬者陛下奮發威斷總攬權綱收召耆儒一新軌度天下拭目洗耳想望風采敵國聳動未之敢抗奈何偷風薄俗悉仍故舊政外令乖無異曩時細娛是安大患弗圖畿甸之間米價日湧都城之內楮幣日賤生民嗷嗷怨氣滿腹淮揚新兵尚需調護湖湘小寇且未勦絕和戰之機安危所係而舉措輕忽如此胡以慰愜人心網維國勢壽我永無疆之休哉今日四五疑丞二三耆老更越世故已熟豈應拙於謀國如此特以懋創已甚惟恐和之不速而他暇計殊不知戰守和三策於為國不可偏廢今日之勢戰固未易守則可為守或未能和豈足恃奈何忘戰與守曾不介意而屈意請和為是倉皇卒迫失人心傷國體之事耶惟陛下實圖之冒犯天顏罪當萬世臣等不勝隕越之至臣陸濬謹奏

紹定四年十一月一日朝奉郎賜緋魚袋臣幸元龍謹薰沐昧死百
 拜義書獻於皇帝陛下。臣聞陛下遠恭暗詔書以鬱攸之火訪求天下直言
 責已懇切出於本心。天下士民咨嗟流涕咸謂天子英武聖神特
 虛祀祭京之流有以禱之也。聖過下情使不上達故上天降災以
 警懼之。高湯罪已則其興也勃焉。陛下遇災而懼惕然若不能勝
 宗社之福也。聖主可為忠言如此而臣子陰拱愧死無地。臣昨任
 鄂倅出位有言大忤權貴。襄帥陳賤望風排陷奏勤致仕。臣窮居
 田里凡六年矣。懋臺吹籜可也。而吠畝之中尚不能無憂國之心。
 經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今京城之災其天火耶？其入火耶？陛下
 即位以來虛已以聽冢宰政事。號令未嘗不拳拳於愛民。而水火
 盜賊無歲無之者。聖德雖無闕而變理陰陽者不得其人也。若火
 出於天，臣知宰相獲罪於天久矣。若火出於人，臣知宰相獲罪於
 人久矣。五行傳曰：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讓夫昌邪勝正，則失其和。

江西省通志館編

矣。自上而降，濫災妄起。焚宗廟，燒宮室，雖興師眾不能救此之謂
 也。史彌遠專相職凡二十有五年矣。陛下即位之初，召用真德秀
 魏了翁之賢，天下延頸以望太平。而彌遠百端阻抑，讒毀傾誣，使
 陛下信道不篤，併以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輩盡黜而出
 之。邪妄者以為忠，貪冒者以為廉，污穢者以為潔，台諫如李如孝
 梁成大莫澤汪江中為彌遠鷹犬，排斥忠良，擠陷正直，深可寒心。
 是故朝無君子，其耀虛偽而泯真實。諛夫既昌，邪則勝正。火安得
 不失其正耶？日者台州大水，淹沒城郭，夫水不於他郡而於台州
 者，應彌遠居上台之家，而陛下不知察也。日者四明之火，灰其私
 第而彌遠不悟，上天震怒，雷擊其宇，而彌遠又不悟。卒至京城火
 災，焚及宗廟，焚及民居。陛下減膳撤樂，下哀痛之詔，而彌遠頑然
 不動，其罪彌大矣。陛下念擁立之功，緩譴訶之誅，而不知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所可私也。彌遠受甯考深恩，卒於負之孰
 謂陛下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而曾不如公孫昭之戮牛。宋文帝之

誅堯乎。今京城之火，凡數萬家，受其禍而彌遠之私第獨存。設佞婦，何者必將曰：丞相無過，故天不焚其廬，以彰周公之德也。臣以為不然。彌遠黷貨，浮於四夷，舉天下之財聚於一府，何啻百千億萬，皆民之膏血也。自彌遠開苞苴之門，用一兵帥，用一監司，用一太守，皆有定數，萬取千焉，千取百焉，百取十焉，上下交征，竭生民之膏血，以聚於一家。天若焚其第，非焚彌遠之財也，乃焚天下生民之膏血也。雷也，彌遠雖可誅，生靈何罪焉。故雷彌遠之第，雷生民之膏血也。雷以彌遠之家，如胡椒一物，亦將百倍於元載，以其財而施之天下，藉彌遠之家，如胡椒一物，亦將百倍於元載，以其財而施之天下。會其財之多寡，以減常賦之供，則天意必回，民心必回。天意民心既回，則宗廟自固矣。何者，自彌遠為相，信用奸邪，而正直不吐氣，變亂獄情，而冤抑不吐氣，賞罰不公，而三軍不吐氣，賦役不平，而三農不吐氣，氣不獲伸，則必鬱鬱不能無怨恨忿怒之心。怨恨忿怒之積，則足以干天地陰陽之和。於是皇天震怒，發洩為水火。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盜賊之禍甚慘，京城之火延燒數萬家，江湖之水淹浸數千里。江浙閩蜀之盜賊數千百，羣聚焉而民忘其生，焚蕩州縣屠戮生民，紅血成川，白骨成阜。陛下姑息一彌遠，使毒流天下，陛下奚忍哉。昔者堯舜之四凶，各專一罪，堯舜猶亟竄之，今彌遠兼四凶之罪而又不浮焉，存而不誅，臣恐天怒之災未已。人怒之怨難任，可勝道哉。賈生之痛哭流涕，亦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夫三綱五常之在天，天下缺一不可，自彌遠弄權以來，負甯考之付託，竊陛下之威福，使天下知有宰祠而不知有天子，則君臣之綱壞，遭母氏之喪，賈起復之典，是知有富貴之可德，而不知有親制之當終，則子母之綱壞。以妾扶氏稱為夫人，交通關節，干與政事，潛鬻差除，則北難司。晨矣，而夫婦之綱壞，禁措幣而籍民財，破契券而奪民田產，嚴刑法以戕民命，則失其仁，稱疴癢而不相見，踰歲月而不參假，則失其禮。秦養李全而不料其欺，李全叛而猶欲其叔，則失其智。監錢之誤商賈，犒賞之欺將士，則失其信。三綱而彌遠無其一，五常而

彌遠失其四將何以爲國乎經倪胄之盛賊經金人之犯順經岫
賊之紛擾經賊臣之窺伺經番將之跋扈而國祚猶存天命猶固
是豈天幸之多哉皆寧考恭儉之德慈祥之仁有以感動於天意
有以固結於民心而已否則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矣臣願陛下戮
彌遠之首以謝天下藉彌遠之家以贖天下擢真德秀魏了翁等
以慰天下然後斷臣之首戮臣之身以謝彌遠之死則火災自彌
水災自消盜賊之災自息天意可回人心可挽祖宗之社稷幸甚
海宇之生靈幸甚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頃蒙
大要君道急務朝廷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
壞士氣萎靡兵戈擾攘錢鏐鑄錢提其綱領疏其節目收其情實
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以舒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恩願陛下采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久諳練志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寮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
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言行臣以疏遠驟進之人恐陷冒言越職之
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
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
臣起復大事細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
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
指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
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

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
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大
正藝猶得匡諫況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
寫惻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風憊憊欲正大
綱舉萬目使氣倫明於上風俗厚於正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
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

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
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出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
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
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則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
兼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
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
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也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
知也陛下於梨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
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
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
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
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宗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獨
之辭曰何必導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
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琪矣琪之辭曰身在草土
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言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弊其

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
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
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
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書之欲援例起復
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
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
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聖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
而傾移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
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宗為
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君
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
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威強未為無
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以
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
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言聞之則必行

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
畧為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起復既遂奸計
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
過阿媚權勢豫為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天
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詐不
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具忠言謹論足以裨朝廷之關失耶
足以夫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
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也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
之末間起復某人為某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
卜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博
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
朝之故事比年以來夫賤之起復猶諶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
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賤之起復猶諶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
廷哉朝廷舉措大出處未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
治哉朝廷舉措大出處未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
廷哉朝廷舉措大出處未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

禮策者已諷務直安多祿君臣雖不言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

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休而後天下可
策舉陳眾賢並用則賢所益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
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
已之知而威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眾人之見合一
諷俗之威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眾人之見合一
務論政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
直諫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
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
多則愛心生愛心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愛其身乎臣位則順旨
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位則順旨
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
臣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諛則臣隨以直
臣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諛則臣隨以直
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
不言言之而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
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

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
干其子今或館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
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
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
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
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未使之全孝於
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
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大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
先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乞
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其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乞地
也大臣既無忘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大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
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大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
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
封例在得美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擬科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
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
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
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
以禮義而不廉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
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
何難後其君令則為忠臣亦理之所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
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
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瑛故
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
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
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
孝子颯顏為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

儒者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

難行近年以來類為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草昧豈不自

知言忤於人殃及於无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

負朝廷下肩所學取義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言

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謹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

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薦陽孝本狀為虔州守作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徽賢

臣以菲材謬當郡守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徽賢

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陽孝本學富行純為典

論信服曩遊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遊桓福不完飯蔬飲水

而束脩之饋悉市書以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里故舊憐其貧

命以稱朝廷尊德勵行之賞臣不勝幸甚

一日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

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

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彙衛

己未上皇帝書畧

宋文天祥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影	以	當	其	法	重	弊	不	得	兵	結	數	用	或	兵	以	之	素	宜	惟	常	其	國	為	照	有	隔
從	自	一	度	以	方	所	同	一	彼	者	目	自	留	而	建	慙	微	春	慮	有	措	之	可	承	如	文
驅	由	面	外	少	鎮	責	做	州	一	必	亦	交	或	有	昌	若	敵	而	陵	所	置	以	受	一	有	
寇	而	則	之	變	所	乎	此	當	州	分	許	事	去	望	南	不	至	趨	猶	避	不	紓	項	制		
出	不	郡	見	具	以	聖	而	其	緊	散	截	一	惟	者	安	一	慮	此	無	入	苟	禍	兵	司		
諸	至	縣	不	委	救	人	行	緊	者	而	留	日	帥	各	贛	城	陵	其	備	桂	簡	且	財	既		
境	於	之	沈	瑣	郡	者	之	急	得	不	其	始	府	令	隸	則	其	舍	則	八	姑	如	官	有		
外	重	簡	拔	不	縣	惟	江	而	三	齊	四	其	所	以	之	一	計	堅	出	州	所	西	制			
雖	滯	文	數	足	之	能	東	無	州	許	州	上	為	四	何	必	攻	瑕	潭	中	論	一	置			
以	而	移	人	恃	積	通	廣	後	稍	於	軍	供	去	州	由	出	將	棄	湘	慮	惟	路	使			
得	不	不	之	之	輕	變	無	憂	寬	伍	兵	諸	者	從	勘	於	此	實	避	寇	寇	九	又			
志	易	至	沈	勢	今	而	不	出	緩	符	見	色	命	事	定	禍	邑	則	長	宜	至	江	有			
中	舉	於	擊	真	郡	推	可	者	之	團	屬	窠	注	其	亂	亂	則	沙	春	湖	南	者	安			
原	旬	太	英	今	縣	移	夫	即	力	結	伍	名	別	四	臣	愚	以	則	最	當	已	宿	撫			
可	月	密	果	日	之	之	郡	縣	以	之	符	盡	路	州	以	為	邑	當	衝	要	敵	堂	副			
也	之	事	者	之	輕	故	郡	方	之	外	者	予	差	官	臨	蕩	事	既	此	宜	春	最	使			
尚	間	權	委	第	甚	郡	縣	鎮	助	別	必	帥	遣	吏	江	清	勢	以	為	得	見	謂	事			
何	天	不	以	二	矣	所	以	之	三	出	寡	府	其	許	撫	至	此	非	夫	避	有	兵	權			
揣	下	於	數	義	則	以	矯	方	州	措	弱	交	四	以	瑞	立	鎮	於	吉	而	兵	法	勢			
揣	雷	太	鎮	也	夫	矯	方	鎮	之	置	而	事	州	自	隸	立	鎮	於	吉	而	兵	法	勢			
宗	動	分	各	陸	立	方	鎮	之	實	收	不	以	財	辟	之	今	世	知	夫	避	有	兵	勢			
社	雲	兵	為	下	為	方	鎮	之	實	民	振	前	賦	見	擇	今	世	知	夫	避	有	兵	勢			
之	台	財	國	一	方	鎮	之	實	實	丁	見	未	許	在	今	世	知	夫	避	有	兵	法	勢			
憂	響	得	家	日	鎮	之	實	實	實	以	行	解	以	任	知	夫	避	有	兵	法	勢	勢	勢			
哉	應	得	家	出	之	偏	存	存	存	為	團	解	自	者	知	夫	避	有	兵	法	勢	勢	勢			

江西通志續編卷之四

江西通志續編卷之四

續編

修蓮社經堂疏

宋謝材得

廬山一茶瀑布流到東林華峰十丈藕船神成淨社从此枝枝葉

葉处处田田何人不过虎溪橋是水尽入龙宮藏此為諸佛菩薩

之所護念又待最后檀那而淨園明任他栽火裏凡紅看我出泥

中清白以自修音悟色香空

新建蓮堂疏

宋謝材得

地勝鳳林接東林而長久天怡裏教託儒教以扶持既善念之有

享宜道之壯觀胡先生愛青山之好也死用者不同謝靈運神白

連之勤想專心而不殆已捨鐘山之宅上緣遠古之灯或疑香火

之光明豈可規模之狹窄所謂鼎新日月方知特地乾坤大願力

大功緣必是大雄猛漢好布施好福法還还好修行人一佛辦心

諸天助力維摩八万四千座半日化成靈峰三百八十座一家喜

捨不可踐過直下承當陶淵明十八大賢且作廬山之院者王文

正百余名士高取淨社之太平。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三九博物館 編

奏民間利病疏

元程文海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為軍本是撫州屬縣兩

處民戶物產大不相侔況建昌四縣近又割出管內南豐一縣以

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於建昌路安機一百張每年造生

熟緞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機二十五張建昌

何重撫州何輕撫建甚近土性一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

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備有自流毒

無窮本郡不堪其憂臣昔家此實所稔知如今比附撫州依例特

與未減似宜公私易為起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

分之寬然此特建昌一路與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

如此不均者亦乞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征勦機宜疏

明王瓌

看得御馬監太監畢真奏稱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等處一
 遇有警會同鎮守大監黎安動調人馬今都御史王守仁不行會
 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規乞要請勅前去會行所屬地方凡遇
 征勦遵照舊例以便行事一節先年為因廣東湖廣福建江西四
 省交界地方賊情各該鎮巡官員不能遙制以此議設都御史一
 員專在汀贛二府駐劄凡事許經自區畫便於勦除盜賊也其都
 御史俞諫巡撫南贛之時為因江西腹裏流賊生發事有相干以
 此會同江西鎮巡撫計議行事近日都御史王守仁征勦南贛地
 方強賊以此不會江西鎮巡官今若將南贛地方盜賊事情又欲
 會同江西鎮守大監方纘施行彼此牽制坐失事機不如將提督
 南贛都御史革去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為愈也況鎮守江西
 太監原奉勅諭行事自有舊規並無另請勅書會同南贛都御史
 事例若準所奏鎮守山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延竄等處都御史
 守陝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延竄等處都御史傑于體統決難
 輕准合無本部行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
 廣廣東腹裏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勦除或勦調腹裏府衛州
 縣軍兵錢糧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照原奉勅旨計議而行
 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務遵照節次題奉欽依事理徑自區畫
 施行不許推託因而失誤軍機罪有所歸

江甯省通志館稿紙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明王瓊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
 蔓難制卻又倡為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衰息及乎招降復叛
 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
 守仁反覆辨論深切著明具見本官有用之壘濟世之才及照昔
 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府
 并湖廣郴州四境相接之處素為盜賊淵藪數為民患不可盡除比
 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
 方雖以巡撫為名實則提督軍務是以原奉勅旨民情事務不必
 干預然以巡撫為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為職而不得兵權故官
 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不如不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
 官之為愈也是今彼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勦雖
 嘗擒殺未必能盡大兵一退必又嘯聚王守仁所奏前事皆有明
 驗若不責成此官假以兵權申明賞罰誠非久安長治之術也合

江西省通志雜編紙

三頁

無請飭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照提督軍務文臣
 事例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
 有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有軍門發落如遇
 盜賊入境劫掠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
 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限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
 盜賊鞠問明白亦聽斬首示眾其陞賞事宜除征勦流賊事例已
 先奏草外若南贛柳桂等處斬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會同該道
 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勦
 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明王守仁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覲大	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	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	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	及圖因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	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	一名者五兩崇者者兩兩三名者陞寔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	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	者止陞寔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	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其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	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須軍把總等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	功七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寔授一級不及數者量	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
---------------------------	---------------------------	---------------------------	---------------------------	---------------------------	---------------------------	---------------------------	---------------------------	---------------------------	---------------------------	---------------------------	--------------------------	---------------------------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	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未有能者蓋以	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	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	以嶺北一通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	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	督兵追勦不通通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	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聲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	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眾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	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	統兵眾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亡從定開報覆勦是寔轉達	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	眾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	罰既明人心激勸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
---------------------------	---------------------------	---------------------------	---------------------------	--------------------------	---------------------------	---------------------------	---------------------------	---------------------------	---------------------------	---------------------------	---------------------------	---------------------------	---------------------------

矣。具呈到。臣奉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
 各府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近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
 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請父老。采諸道路。驗田野。皆以為盜賊
 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
 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墜
 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
 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
 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格終之寇。可一施於四
 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
 害之民。時官府之威令。猶或聚眾而與之角。嗚之於官。而有司者
 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
 然而警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
 盜賊亦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
 恃而從賊日眾。知官府之不能為已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

江西通志館稿紙

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因征輸之劇。而為盜。若獲搗實之勤。則
 亦何若而不披從手。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
 郭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問謀。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
 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
 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
 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
 立。豈非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
 發。追呼拘捕。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道。又旬日而始至。賊已捆載歸
 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樂寇
 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
 遇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未之寔
 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
 失律之咎。欲事剿捕。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急。糾舉苛勅者。四面
 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

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戮罪殺賊之責。可以無地方
 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甯使百姓
 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寇甯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
 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
 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大。濫由於兵力
 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
 強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
 鼓之不進。未見敵而奔。不待戰而北者。何也。進而致死。無爵賞之
 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何苦而求必
 死乎。吳起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
 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贛南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
 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
 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

江西通志館稿紙

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人心。而作士氣。是雖使韓白為亦不
 能有所成。况如臣等庸儒小生。才識昧劣。素不知兵。亦復何有。冀
 手。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
 夾攻。恐不足以掃蕩。異穴。是故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
 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
 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避。所得者。不過老弱骨。從無知
 之。氓。於是乎有橫。雁之。休。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
 之間。復以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據南贛之精銳。
 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
 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
 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
 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
 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
 合會捕者。亦調發策應。但係軍情。大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

夫	使	甚	速	舉	無	或	及	前	蔓	其	持	眾	巡
任	得	痛	也	行	可	五	一	官	貽	申	杖	草	撫
不	便	百	伏	耳	推	六	月	久	患	本	不	賊	巡
專	宜	姓	望	今	託	七	而	缺	地	部	拘	但	接
權	行	寬	皇	使	逃	八	犬	奉	方	知	人	係	三
不	事	憤	上	賞	避	人	小	及	從	會	數	有	司
重	如	之	念	罰	思	者	衙	施	重	處	多	名	官
賞	是	莫	盜	之	効	何	門	行	參	置	少	強	即
罰	而	伸	賊	典	其	者	以	臣	究	如	一	盜	便
不	兵	特	之	悉	力	兵	賊	即	決	有	面	肆	參
行	有	勅	日	從	由	得	情	刑	不	何	設	行	問
以	不	兵	熾	而	此	隨	來	印	輕	前	法	劫	依
致	精	部	宸	申	言	時	報	數	貨	臆	緝	掠	律
於	賊	俯	民	明	之	謂	者	千	等	蹤	捕	賊	罪
債	有	采	生	之	律	用	接	百	因	隱	即	勢	充
軍	不	下	之	其	例	而	踵	紙	題	蔽	時	充	軍
敗	減	議	日	獲	具	官	亦	通	奉	不	差	或	等
事	臣	特	感	效	存	無	遂	行	欽	即	人	白	項
然	等	假	憫	亦	前	望	屢	所	依	申	申	晝	發
後	亦	臣	地	未	此	觀	有	屬	備	報	報	欄	落
選	無	等	方	必	惟	掣	斬	布	行	合	于	截	雖
重	以	今	荼	不	不	時	獲	告	前	上	上	或	不
臣	逃	旗	毒	如	申	則	一	遠	來	司	司	明	係
假	其	令	之	是	明	自	二	近	時	并	并	火	聚
以	死	牌	愈	之	而	然	人	未	以	聚	聚	聚	聚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有度不足以辦行從陛下乞骸骨尚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議夫勦方畧疏

明王守仁

獲賊	二百	斬獲	等	為	康	等	當	民	本	御	據
賊	餘	賊	兵	撲	縣	約	呈	早	院	史	江
屬	名	首	分	剿	打	會	訪	殺	轉	秦	西
二	名	級	剿	等	破	廣	得	將	達	金	嶺
十	名	六	共	日	聞	東	大	登	奏	題	北
九	名	十	生	已	知	大	賊	各	聞	為	道
名	口	八	擒	經	廣	賊	首	業	定	緊	副
水	黃	題	大	呈	東	首	謝	奉	奪	急	使
牛	牛	殺	賊	蒙	官	高	志	賊	外	賊	楊
馬	馬	死	首	本	兵	快	珩	情	隨	事	璋
羊	羊	射	陳	院	盡	馬	征	滿	據	等	呈
騾	騾	死	白	審	調	等	南	行	南	因	奉
一	一	賊	能	受	府	大	王	計	安	連	臣
百	百	徒	等	方	江	修	糾	處	府	依	業
四	四	二	三	畧	就	戰	率	兵	上	隨	驗
十	十	百	名	行	行	具	桶	糧	猶	將	准
四	四	四	首	委	來	并	等	約	大	本	兵
頭	頭	十	從	知	廣	呂	巢	會	度	道	部
匹	匹	餘	賊	府	入	公	賊	三	等	兵	咨
通	通	名	徒	李	廣	車	首	省	縣	糧	或
經	經	燒	五	數	流	欲	鍾	將	申	事	巡
呈	呈	死	十	縣	劫	先	明	上	稱	宜	撫
報	報	賊	四	丞	乞	將	貴	猶	各	計	湖
		徒	名	舒	要	南		縣	縣	呈	廣
		五	名	富	早			鄉			都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六頁

又蒙	屯	兵	珊	賊	五	兵	又	期	狼	巢	東	與	烏
本院	南	屯	果	犯	日	屯	大	掃	兵	與	止	廣	廣
慮	安	屯	復	楊	賊	屯	敗	蕩	未	湖	於	東	東
必	指	南	統	鑿	首	南	而	但	有	廣	仁	龍	樂
將	揮	康	眾	等	謝	各	去	聞	定	桂	化	川	昌
乘	姚	於	一	七	志	要	即	湖	期	東	縣	接	乳
間	璽	害	千	名	珊	害	令	廣	謹	桂	要	境	源
復	承	去	五	斬	又	處	賊	之	按	陽	害	夾	賊
出	舒	往	百	獲	統	來	勢	兵	地	接	把	攻	巢
行	富	來	餘	首	兵	防	少	既	圍	境	截	之	與
委	統	剿	徒	級	屯	剿	搜	已	江	夾	夾	舉	湖
知	兵	至	攻	四	上	至	若	齊	西	攻	攻	上	廣
府	兵	七	打	十五	指	月	乘	集	之	不	不	該	宜
李	揮	二	南	題	揮	二	此	而	南	與	與	江	章
敦	謝	月	安	賊	指	十	機	廣	安	為	廣	西	縣
指	泉	五	府	眾	揮	五	會	東	有	贛	東	與	接
揮	千	日	城	大	謝	十	且	因	上	州	會	廣	境
來	戶	賊	各	敗	泉	餘	搗	府	猶	之	合	東	惠
春	林	首	官	而	千	名	其	江	大	龍	而	會	州
等	節	謝	督	去	餘	百	巢	班	庾	南	湖	而	賊
既	節	志	兵	八	名	五	旬	師	桶	有	會	湖	巢
兵	統	生	迎	月	十	十	月	未	同	頭	不	廣	與
		擒	敵	之	七	七	之	久	等	賊	與	不	湖
		生	生	間	顆	顆	間	復	處	巢	與	與	廣
		擒	擒	可	賊	賊	可	調	賊	巢	與	與	廣
		擒	擒	可	賊	賊	可	調	賊	巢	與	與	廣

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
 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
 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
 通持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廢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
 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
 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起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理之常然
 兵無定勢謀賞從時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息相聞其間亦自
 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則相顧誠使三省之兵皆已
 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
 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
 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
 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遠
 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
 昌諸處違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拊撫樂昌諸賊以
 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
 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
 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
 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撒意
 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庶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
 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愚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
 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
 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
 題知

攻治盜賊二策

明王守仁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
 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牽賊四百餘人前
 來打破下南等寨竄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
 居民又據南康縣報牽賊一夥突來龍岡保擄劫居人續被牽賊
 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去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
 餘頭又有牽賊一陣擄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
 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牽賊糾同逃民四散擄劫人
 財續三門總甲蕭俊報牽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擄
 牽人牛本月十六日捕盜主簿利呈牒報牽賊劫打頭里茶坑等
 處駐劄未散已關統領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剿賊已退回橫水
 等巢去訖各中本院批兵備通請處回報業照四月初五日據南
 安府呈同前事據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
 往行查未報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梅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東賊首高快馬統眾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
 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
 史孫燧會同安靖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
 軍設法勦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
 行題奉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
 度機宜即令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
 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
 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素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
 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
 征廣東又有府江猖獗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
 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募兵練武防
 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俯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悉者
 乘其間隙量搗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萬
 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軍	要	劫	一	擄	甯	拒	響	構	一	未	全	全	指	四	會	寡	將	不	尤	洗	桂	雷	景	誠	積	未	揮
夾	造	切	起	探	半	敵	器	絕	年	及	劉	指	揮	面	三	弱	軍	忍	難	劫	東	明	祥	簡	榮	計	同
勦	呂	思	六	知	月	官	其	兵	七	兩	付	撫	鄧	俱	省	必	夾	言	數	三	魚	聰	藍	賴	其	知	
等	公	前	百	縣	仍	軍	餘	都	月	月	與	給	旻	係	在	攻	攻	神	計	省	黃	唐	清	文	大	王	
情	大	賊	餘	韓	前	後	福	督	內	已	李	與	雄	賊	進	之	之	人	攻	為	轟	洪	蔡	者	泰		
各	車	湯	徒	宗	出	家	賊	將	集	出	玉	官	征	巢	那	舉	所	之	國	害	水	劉	積	總	查		
備	攻	從	從	亮	劫	論	俱	單	福	要	景	帶	勦	正	借	亦	共	所	城	多	老	元	慶	計	得		
申	打	陰	老	却	本	將	來	名	全	路	陳	設	憲	德	京	惟	怒	賊	池	年	虎	滿	蔡	三	南		
到	州	背	虎	庫	年	賊	馬	目	張	劫	賓	為	黨	三	庫	天	怨	殺	敵	所	神	所	西	十	安		
臣	縣	隨	等	劫	正	首	匹	各	打	殺	李	德	存	年	折	討	天	官	池	據	仙	統	薛	餘	所		
除	城	撫	峒	獄	月	高	千	穿	旗	軍	聽	官	正	以	銀	所	計	兵	敵	前	秀	賊	文	處	屬		
備	池	隨	出	又	十	仲	數	大	號	民	曹	首	德	來	三	當	必	焚	賊	賊	才	系	高	有	大		
行	官	叛	劫	一	六	仁	徒	紅	號	動	永	高	七	賊	萬	加	燒	燒	占	等	等	天	洪	名	康		
江	民	日	起	七	日	李	出	擄	僧	輒	通	仲	年	首	者	者	屋	屋	據	巢	巢	鳳	祥	大	上		
西	傍	今	五	百	一	賓	劫	民	禪	百	謝	仁	兵	襲	也	也	履	履	居	東	廣	藍	徐	賊	康		
廣	復	搖	百	餘	起	給	樂	拍	禪	千	志	李	備	福	今	今	盜	盜	民	東	東	文	華	首	上		
東	呈	賊	餘	徒	八	與	昌	騎	延	餘	珊	賓	衙	全	聞	湖	妻	妻	田	之	之	亨	張	有	猶		
湖	乞	萬	徒	劫	百	官	及	展	漢	徒	給	黎	門	等	湖	女	女	土	樂	樂	鍾	祥	謝	三	三		
廣	轉	餘	從	生	餘	帶	江	打	王	適	與	黎	計	作	廣	其	數	數	安	安	鳴	劉	志	縣	縣		
三	連	聚	興	員	徒	重	西	涼	李	處	衣	黎	將	耗	二	為	萬	萬	巢	巢	大	清	珊	除	除		
省	請	集	甯	譚	出	設	南	傘	賓	流	中	黎	賊	殺	省	茶	頃	頃	穴	穴	鍾	才	志	劫	劫		
該	調	山	等	明	劫	橋	康	擺	黎	劫	設	黎	首	死	用	毒	殺	殺	相	相	法	譚	海	巢	巢		
道	三	峒	縣	浩	樂	官	等	列	黎	正	為	黎	竄	守	兵	有	擄	擄	聯	聯	官	日	志	小	小		
守	省	聲	出	赤	昌	未	縣	頭	景	德	老	黎	福	備	糧	有	人	人	據	據	王	真	余	者	者		
巡	官	言	劫	赤	縣	未	縣	頭	景	德	老	黎	福	都	糧	有	人	人	據	據	行	蘇	余	者	者		

兵備寺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
 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兵力
 兼弱既不足以防過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申明
 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已經具題聞今後據各呈
 申前因臣等看得前項賊徒譬之痼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
 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
 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眾既練號
 一暴一集可撲則撲一集量其罪惡之淺深而
 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暴可攻則攻
 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
 前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
 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
 具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兩調兩廣之狼連西調湖湘之
 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

江西南省通志館稿紙

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
 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斗數月而事始集刻期
 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弱者挾類
 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
 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倉庚甫起福建有
 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
 湘兼之行軸已空糧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
 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技去齒而鬼亦隨
 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寔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
 任之而後可若夫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
 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
 理為此具本請旨

議失勦兵糧疏

明王守仁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秀鳳副使譚巍等議照湖廣柳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徭賊密通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眾行劫先年用兵征勦各賊漏殄未除遂至禍延今日臣等仰體皇王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余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擄官殺人窮兇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尚末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天討惡孽終不殄除疆宇何由甯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等議非敢輕啟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况彼巢峒既多賊黨亦眾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上漢官軍民

江西巡撫志館稿紙

四頁

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三哨道刻期進勦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奠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土漢官軍數目伏乞核撥餉事宜及戰攻方畧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聞外兵糧責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過制今柳桂徭賊為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勦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尚矣况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勦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勦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廣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柳桂兵備副使陳璧并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等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

機	之	一	必	攻	數	一	計	事	泰	經	命	方	西
兵	患	上	須	必	千	南	宜	金	金	閱	合	集	有
打	大	猶	三	須	兩	安	開	所	所	陳	無	於	姚
手	約	去	縣	頂	接	府	坐	題	題	兩	申	兩	源
一	計	龍	地	湖	湖	所	緣	夫	夫	端	明	廣	之
千	之	南	方	廣	廣	屬	地	攻	攻	具	賞	橋	役
二	亦	幾	並	自	桂	大	方	事	事	本	罰	之	瘡
百	須	四	進	桂	陽	度	緊	理	理	上	容	計	痍
名	用	百	庶	東	等	南	急	既	奉	請	臣	未	甫
大	兵	里	可	等	縣	康	情	奉	有	去	等	息	起
度	一	西	使	處	南	上	事	成	成	後	徐	於	福
縣	萬	處	無	進	接	猶	理	命	命	今	為	湖	建
機	二	進	奔	廣	廣	三	為	矣	矣	准	之	湘	有
兵	千	兵	潰	東	東	縣	此	臣	臣	前	圖	若	汀
打	名	必		自	韶	各	具	謹	謹	因	惟	復	漳
手	今	須		樂	州	有	本	將	將	則	復	約	之
一	擬	一		昌	府	賊	請	南	南	巡	約	會	寇
千	調	時		縣	樂	巢	旨	贛	贛	撫	三	三	軍
二	南	並		進	昌	聯		二	二	湖	省	省	放
百	康	舉		在	等	絡		府	府	廣	並	並	未
名	上	庶		南	縣	盤		議	議	右	舉	舉	旋
贛	猶	無		安	三	據		處	處	副	夾	夾	府
州	二	驚		者	省	有		兵	兵	都	攻	攻	江
府	縣	潰			夾	眾		糧	糧	御	已	已	之
										史			師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集	約	并	為	石	一	成	擬	勢	共	千	民	縣	所
兵	用	使	率	間	兵		調	必	轄	名	葉	機	屬
以	銀	客	約	日	一		皆	偏	一	江	芳	除	石
來	二	合	用	折	萬		新	弁	萬	州	老	石	城
日	萬	用	未	支	二		習	江	二	府	人	城	縣
有	餘	原	三	銀	千		未	西	千	上	梅	外	外
所	兩	給	萬	一	餘		練	江	之	杭	南	甯	甯
費	通	及	三	分	名		若	西	數	縣	春	部	信
見	前	賞	千	五	每		使	之	但	打	等	信	豐
存	二	功	餘	釐	名		嚴	兵	湖	手	龍	豐	二
銀	項	犒	石	一	日		以	最	廣	一	泉	二	縣
止	約	勞	用	日	給		軍	為	兩	千	縣	縣	機
有	共	牛	銀	詠	米		法	怯	道	名	招	機	兵
四	用	酒	二	銀	三		處	濡	之	潮	安	兵	打
千	銀	銀	萬	一	升		治	望	兵	州	新	打	手
餘	五	牌	餘	百	一		庶	賊	皆	府	民	一	千
兩	萬	花	兩	八	日		幾	而	服	程	王	千	名
二	兩	紅	領	十	詠		人	潰	上	鄉	受	名	安
府	二	魚	有	餘	末		心	乃	積	縣	謝	安	遠
並	府	益	統	兩	三		齊	其	得	打	鉞	遠	縣
贛	商	大	旗	以	百		一	素	賊	手	等	招	招
大	稅	葯	牌	六	七		事	習	所	一	兵	安	安
廣	銀	等	等	個	十		功	今	素	千	共	定	義
南	兩	費	官	月	餘		可	所	畏	名	二	定	義

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未不及
 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
 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
 庫未解并一應紙未職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
 轉行布政司並行各府縣照數借給應用候事甯之日或將以後
 抽掣商稅或開中監引另為計處奉請補還庶克有濟

明 立崇義縣治疏
 明 王守仁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
 知府季敷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
 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開甲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
 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肇
 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部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
 破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由地被

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
 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擄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
 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
 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橋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為之掃蕩地
 方為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
 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岫頗眾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為患合
 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為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
 各縣鄉導於軍營研審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
 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
 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
 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隨蒙
 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鸞親歷賊巢踏勘三縣
 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

地	平	坦	堪	以	設	縣	隨	會	同	分	守	左	參	議	黃	宏	議	得	合	無	於	此	建	立
縣	治	盡	將	三	縣	賊	人	占	據	阻	荒	田	地	通	行	割	出	緣	里	分	人	戶	數	少
查	得	南	康	縣	上	龍	一	里	崇	德	一	里	亦	與	至	坪	相	接	緣	至	坪	三	都	雖
非	全	里	然	而	地	方	廣	闊	錢	糧	數	多	堪	以	折	作	一	里	合	割	併	屬	新	縣
其	間	人	戶	數	少	者	田	糧	尚	存	招	人	佃	買	可	以	復	全	縣	治	既	設	東	去
南	康	尚	有	一	百	二	十	里	要	害	去	處	則	有	長	龍	西	去	湖	廣	桂	陽	縣	界
二	百	餘	里	要	害	去	處	則	有	上	保	南	去	大	庾	縣	一	百	二	十	餘	里	要	害
去	處	則	有	鉛	廠	俱	該	設	立	巡	檢	司	查	得	上	猶	縣	過	步	巡	檢	司	路	僻
無	用	宜	改	移	上	保	備	由	呈	詳	奉	批	看	得	橫	水	開	建	縣	治	實	亦	事	不
容	已	但	未	經	奏	請	須	候	命	下	方	可	決	議	兼	之	工	程	浩	大	一	時	恐	未
易	就	今	賊	勢	雖	平	漏	殄	尚	有	且	宜	遵	照	本	院	欽	奉	勅	諭	隨	宜	處	置
事	理	先	於	橫	水	建	立	隘	所	以	備	目	前	不	測	之	虞	除	委	典	史	梁	儀	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橫紙

一面堅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雁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為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右玉過步果木島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各	縣	城	郭	村	寨	亦	多	有	通	賊	之	人	合	將	各	隘	隘	夫	悉	行	撥	守	橫	水
其	通	賊	人	戶	盡	數	查	出	編	充	隘	夫	永	遠	守	把	其	不	係	通	賊	者	量	丁
多	寡	抽	選	編	僉	輪	班	更	替	務	足	一	千	餘	名	之	數	責	委	屬	官	一	員	統
領	常	川	守	把	遇	有	殘	黨	嘯	聚	出	沒	即	便	相	機	勦	捕	候	縣	治	既	立	人
烟	輾	集	地	方	果	已	寧	靖	再	行	議	處	裁	損	其	開	建	縣	治	本	院	親	行	踏
勘	再	四	籌	度	因	知	事	不	可	已	但	舉	大	事	須	順	民	情	兵	革	之	後	尤	宜
存	恤	仰	該	道	會	同	分	守	等	官	再	行	拘	集	地	方	父	老	子	弟	多	方	詢	訪

情	名	地	所	越	無	到	防	行	子	必
從	縣	方	當	巡	異	官	範	等	來	須
長	亦	至	預	按	轉	各	不	因	之	各
議	為	計	防	江	呈	交	虞	依	美	縣
處	相	及	今	西	到	口	及	奉	工	人
早	應	查	議	監	臣	歡	行	會	成	民
賜	如	得	立	察	會	欣	該	同	而	踴
施	蒙	橫	縣	御	同	鼓	府	參	民	躍
行	皇	水	治	史	巡	舞	再	議	享	鼓
并	上	議	并	屠	撫	趨	行	黃	借	舞
儒	憫	建	巡	儵	江	事	拘	宏	樂	爭
學	念	縣	司	議	西	別	集	遵	之	先
巡	地	治	等	照	等	無	詢	照	休	趨
司	方	處	衙	前	處	民	訪	批	仍	事
等	屢	所	門	項	地	情	外	呈	至	然
衙	遭	原	懲	地	方	不	隨	事	撫	後
門	茶	係	前	大	都	便	據	理	按	興
一	毒	上	慮	賊	察	等	府	先	等	工
體	乞	猶	後	既	院	因	縣	於	衙	庶
銓	救	縣	杜	已	右	備	各	橫	門	幾
選	該	崇	漸	平	副	呈	申	水	公	事
官	部	義	防	蕩	都	到	拘	設	同	舉
負	俯	里	微	後	御	道	集	立	計	而
鑄	順	因	實	患	史	覆	父	隘	議	人
給	民	地	皆		孫	審	老	所	施	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印	之	出
信	所	於
如	而	此
此	不	
則	敢	
三	逃	
省	變	
殘	盜	
孽	賊	
有	強	
控	梁	
制	之	
之	區	
所	為	
而	禮	
不	義	
敢	冠	
聚	裳	
三	之	
省	地	
奸	久	
民	安	
無	長	
潛	治	
匿	無	

添設和平縣治疏略

明

王守仁

會勘龍川和平峒羊子鋪居民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鬻等作耗
 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餘家本洞羊子鋪一處地方
 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誠之人復
 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併廣三番其三里及割附近
 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鄰界亦折一里前來共湊一
 縣據龍南縣太平等堡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
 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
 賊過境劫掠太平堡設有橫岡角嶽二隘上蒙高砂二堡設有牛
 岡羊陂二隘就於各堡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鬻等不時
 出劫各隘燒燬一空今征勦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
 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遠

四年

通負

况與

龍川縣又係隔省寫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
 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
 等願於和平洞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番清賣賊田移置巡
 司糧檢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析江西贛州府龍南
 縣附近都番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著
 難以准行止該於龍南縣該管都番堡修築舊隘其新興地方係通
 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鄰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其移置
 洲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
 川縣和平仁義三番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該縣
 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為二班半年一易俱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
 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即隨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
 還各府州縣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築城池
 等項俱各委官分頭幹辦方得集事

明	計	處	地	方	疏	也	財	散	則	民	聚	民	者	邦	之	本	也	明	王	守	仁	故		
臣	惟	財	者	民	之	心	也	財	散	則	民	聚	民	者	邦	之	本	也	明	王	守	仁	故	
文	帝	以	賜	租	致	富	樂	之	效	太	宗	以	裕	民	成	給	足	之	風	君	民	一	體	古
今	同	符	臣	會	同	巡	按	江	西	監	察	御	史	唐	龍	議	照	寧	賊	宸	濠	志	窮	荒
度	謀	肆	併	吞	其	於	民	間	田	地	山	塘	房	屋	等	項	或	用	勢	強	占	或	減	價
賤	買	或	因	官	本	準	折	或	抵	別	事	抄	收	有	中	人	之	家	者	一	遭	其	毒	即
無	棲	身	之	所	有	上	農	之	田	者	一	中	其	奸	即	無	用	鋤	之	地	尤	且	虛	填
契	書	以	杜	人	言	私	置	簿	籍	以	增	租	額	利	歸	一	已	害	及	萬	家	故	先	有
副	使	胡	世	寧	直	言	指	陳	續	該	科	道	等	官	交	章	舉	發	言	皆	有	據	事	非
無	徵	近	奉	詔	書	曰	宸	濠	天	性	兇	惡	自	作	不	靖	強	奪	官	民	田	產	動	以
萬	計	則	陛	下	明	以	燭	姦	深	知	宸	濠	田	產	皆	奪	諸	百	姓	者	也	又	曰	占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奪	田	產	悉	還	本	主	則	陛	下	仁	以	憫	下	盡	欲	舉	百	姓	之	田	產	而	給	還
之	也	聖	言	猶	在	昭	如	日	星	國	信	不	移	聖	如	金	石	始	者	宸	濠	既	敗	該
臣	等	已	行	守	巡	等	官	將	該	府	及	各	賊	黨	田	地	房	屋	許	令	府	縣	等	官
俱	抄	沒	在	官	造	報	在	冊	矣	但	委	官	查	勘	之	時	正	事	變	搶	攘	之	際	業
主	驚	散	俱	未	寧	家	上	司	督	責	急	欲	了	事	依	契	濶	查	憑	人	浪	報	多	寡
是	較	占	買	未	分	明	詔	雖	有	給	主	之	條	小	民	猶	抱	失	業	之	恨	昔	之	居
不	得	而	居	也	昔	之	田	不	得	而	食	也	澤	未	下	究	怨	徒	上	歸	沉	屋	主	則
毀	地	不	耕	則	荒	故	兵	馬	之	後	瓦	柱	僅	存	田	野	之	間	草	萊	漸	長	兼	以
勢	室	豪	強	恣	行	色	侵	之	計	奸	徒	私	竊	動	開	埋	沒	之	端	及	今	審	處	不
早	將	來	遺	失	益	多	再	照	前	項	田	產	多	在	南	昌	新	建	二	縣	受	害	獨	深
人	人	被	其	誅	求	家	家	被	其	檢	括	且	賊	師	起	事	抄	掠	尤	慘	官	兵	破	圍
傷	殘	未	蘇	財	盡	已	極	民	困	莫	加	查	得	二	縣	額	派	兌	軍	淮	安	庫	三	項

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又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手空櫃紙筆亦賒於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為盜賊萬一變生無常覺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高舖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開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乞救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理

江西通志館稿
卷四
頁

給還本主管業其官房酌量移改城樓高舖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司照依估變價銀入官先盡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以財惟陛下留意焉

難	上	後	停	行	部	行	到	府	武	軍	夾	江	年	令	詳	餉	遵	兩	行	不	總	臣	明
而	動	今	止	該	覆	該	臣	敷	年	機	勦	下	正	南	允	隨	照	便	南	到	制	查	再
惟	經	呈	等	道	議	道	看	賣	間	查	上	五	贛	批	該	敕	軍	便	贛	商	江	得	請
以	旬	前	因	官	將	暫	得	所	舊	得	猶	日	二	行	布	諭	餉	人	西	西	得	接	疏
廣	月	因	具	照	廣	且	即	收	例	前	等	臣	府	遵	政	使	充	往	左	都	管	通	
鹽	之	為	題	前	東	照	今	銀	合	項	巢	撫	發	照	司	宜	足	往	御	史	卷	鹽	
為	久	照	奉	抽	官	議	調	兩	無	鹽	糧	臨	賣	立	管	處	當	私	史	內	先	法	
便	廣	表	聖	分	鹽	施	兵	少	查	法	餉	吉	不	廠	官	置	時	販	陳	為	疏	疏	
自	鹽	吉	旨	將	暫	行	夾	備	照	準	候	三	許	抽	劉	暫	是	廣	金	處	置	置	
頃	順	等	是	稅	於	候	勒	軍	先	行	事	府	到	稅	果	將	奏	鹽	批	置	鹽	鹽	
奉	流	地	欽	課	袁	平	糧	餉	年	南	餉	宜	於	等	議	廣	行	射	查	得	鐵	以	
例	而	方	此	供	臨	定	餉	缺	便	贛	事	事	袁	因	稱	鹽	南	利	得	廣	以	充	
停	下	溪	欽	給	吉	之	乏	之	例	二	寧	行	臨	續	委	許	贛	肥	廣	西	充	軍	
止	不	流	遵	軍	三	日	遵	照	行	府	另	令	吉	該	果	下	不	已	西	嶺	餉	事	
官	過	湍	已	餉	府	照	照	舊	行	販	行	前	三	戶	於	三	會	先	北	二	道	江	
府	信	悍	經	不	發	舊	照	停	令	賣	具	商	府	部	事	府	開	蒙	道	道	西	明	
但	宿	灘	轉	許	賣	止	敕	止	前	係	題	許	備	覆	有	發	載	總	二	道	布	王	
有	之	石	行	多	至	具	諭	具	商	一	禁	今	行	議	益	賣	袁	督	道	瀘	政	守	
禁	程	峻	該	取	正	題	徑	題	許	時	止	袁	禁	內	於	立	臨	衙	道	石	司	仁	
革	故	險	道	妄	德	去	自	等	令	權	因	臨	外	開	法	廠	吉	門	瀘	險	呈	呈	
之	民	淮	一	用	十	後	區	因	袁	宜	呈	吉	正	廣	無	盤	三	門	石	惡	奉	奉	
名	苦	鹽	體	至	三	隨	畫	呈	臨	不	詳	三	德	東	礙	掣	府	官	准	准	鹽	鹽	
其	淮	逆	欽	期	年	準	事	詳	吉	係	洪	十	二	鹽	具	以	合	商	鹽	鹽	鹽	鹽	
實	鹽	水	遵	照	終	戶	理	批	三	洪	誤	二	十	課	呈	助	無	商	許	許	許	許	
私	之	而	去	舊	止	戶	批		三	洪		二	二	許	呈	軍	無	商	許	許	許	許	

四九

江下

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
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河蕪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
寡不敵眾袖手岸旁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
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若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
穴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也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
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
峰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
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
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勦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
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料取於貧
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
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

五

未敷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藉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
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
資夫聚斂以為功臣之所素恥也格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况
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
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為不忠矣願皇上憫
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教
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荆頭捷音疏畧

明王守仁

據江西按察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各哨統兵官呈稱攻破賊巢上下中三刑大巢擒斬大賊首從俘獲賊屬男婦燒燬賊巢房屋禾倉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勦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督將各賊招安撥回原籍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鏗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勦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廣東龍川縣荆頭等處賊巢奉有成命應該會勦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頓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

江而小通志館稿紙

五頁

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事理部勦兵眾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併知府等官郊文陳祥等統領各撥進止方畧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案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賊仗賊銀俱貯庫外參照荆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甯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踞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眾賊奸雄之巨孽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甯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疏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

勳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
 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
 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柳在贛州之剡頭桶岡諸巢則連
 界於閩廣者賊徒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自正
 德十二年九月進兵橫水十月十二日破之十一月復破桶岡十
 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誘致仲容諸賊密遣人先行屬縣勸兵分
 哨道候報而發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正月三日度所
 遣屬縣勸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度先伏甲士引仲容入併其
 黨悉擒之而是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
 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
 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思兵從龍南縣高砂
 堡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
 堡入守備指揮鄭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運入知府李敷兵從信豐

江西通志館稿

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運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
 龍南縣冷水運直搗下剡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
 剡賊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剡各
 哨官兵遙聞三剡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其精悍者
 尚八百餘徒復嘯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
 人度險扼斷其後路次日賊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
 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
 分隊潛避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
 等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克校之賊皆已擒斬畧盡惟餘黨
 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
 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死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
 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聽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
 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
 府邢珣往撫其眾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臣因親行相視險易

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
 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不踰
 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
 廟堂成算何以及此續增

議南贛商稅疏

明

王守仁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
 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
 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
 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
 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
 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於前
 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

江西通志卷之...

五三

頁

嗜貪汙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
 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
 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
 則魁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
 又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於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
 六年十一月廿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
 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零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
 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料派
 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
 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
 矣贛州之稅不無重複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
 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
 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

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顧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準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

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廣德縣志 廣德縣志

明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明王守仁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縣等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未苗未及發

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

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

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

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

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

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

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苦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

...

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救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反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刀橫槌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

江西通志卷之五十五

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頭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剝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開然興怨謂臣等昔日獨賦之言為紿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安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

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
何以自全是以前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論之而益嗷嗷甫
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
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
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
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生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
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
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
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
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類以生者不能什一
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
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
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刻其腹腎之肉而曰吾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
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
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
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
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
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
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
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
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
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
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
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弭災變為此具本請旨

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	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	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	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	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	已絕望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	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	早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	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	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	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	使攫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而偃然	江西通志館稿	卷	五	頁	明	水災自劾疏	臣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以菲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曾	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	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	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	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閣巷潰城決堤千	里為壑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	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	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	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	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王守仁

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
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
坐視困窮淪胥以溺此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
疴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
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
之集又何疑乎伏惟陛下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削其祿
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
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明王守仁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

至八月

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放回調理皆未蒙准允詎勉尸素因循

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

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疎疎疎以疾病多

正德通志卷之九

三

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

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

臆任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清政債事臣一身

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

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

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速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

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惟陛下念朝

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

之所不逮別選賢能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

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銜結臣自幼失

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乞休雖

迫疾病膏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

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於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

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乞罷進貢疏

明 王 啟

臣聞防川者不患於川潰之時而患於築塞之後隄防為難
 療病者不患于病作之時而患于痊復之後調理為難竊見江西
 自王浩八等倡亂以後連年用兵用力幾耗一旦平復如新築之
 堤朝夕巡視惟恐其復潰新瘡之軀動息無恙惟恐其復作誠裕
 民止盜損上益下之時也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使居江右旬宣之
 官夙夜兢惕思莫補報到任以來首詢民隱皆謂進貢未除屬階
 猶在臣寢食不安是以忘其愚陋兼在待罪之時急急為陛下言
 之且以江西地方限帶山河無海錯異品可以供上用無珍禽異
 獸可以供玩好雖欲進貢不過常物況地瘠民貧常賦之供猶至
 逋欠臣自宏治年間任官於此未常見有所謂進貢自賊臣劉瑾
 詐傳聖旨之後遠近皆欲自結假進貢之名為納賄之計江西始

江西願

五九

有進貢斂官錢入私府誅求無厭民不堪命奸人乘釁而起流毒
 境內致動王師累年始平其禍皆起於進貢今瘡痍之民甫定呻
 吟未已正宜休息優養以解倒懸之急若復如舊誠恐流寇禍生
 亂不止于往日且如進新笋葛不惟出笋出葛之人戶受害凡一
 郡之人同為幫補猶不能交納則笋與葛之害騷然矣進茶芽斑
 竹不惟出茶出竹之人戶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為供送猶不能支
 持則茶與竹之害騷然矣他皆類是此猶不足惜也時新未熟已
 召上用使者所至凌虐官府則催辦之害騷然矣此猶不足惜也
 出省藏之官銀巧作買辦僉水夫之工錢名為乾折雖餅罐杠櫃
 之類皆有所出不止十倍其價則科派之害騷然矣其取無窮其
 名不一臣謂估計雖銀茶銀笋之類亦可辦也而進貢之費不可
 考也迄至驛遞馬頭去處亦騷然一空下至商賈船隻不敢灣泊

失今不止其害必深夫川既築不可使之復潰病既瘵不可使之再發近見都御史彭澤論奏進貢事理甚晰所司奉行未至猶有應止而未止者如江西地方誠宜停罷以蘇民困如蒙準言乞勅該部計議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劾嚴嵩疏

明 丁 湛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為參奏事臣待罪禮科二載于茲灼見臣部尚書嚴嵩才具卑庸中懷伎固假和柔以固寵務周旋以悅人祗解身家之謀全無大臣之體夫閣臣尚書均屬大臣閣臣夏言清執有素嵩背與人言則悻悻以先達自居及建言論事則恟恟有如屬吏言一發聲嵩則禁口卑諂之狀至無可加雖和衷固宜共濟而斟酌不嫌異同置身若此其意何居六卿議事國計攸關嵩于會議之時從不獨建一議既經覆奏或奉嚴旨嵩則諉之他人以避譴責或奉溫綸嵩則以已實主議希邀聖眷其試于陛下之

江丙備

前者不啻至再至三陛下特未深察其奸耳至于文移勘合例有常期嵩子世蕃陰操其柄司官呈稿經時不發勒索賄賂不饜不休窮員小吏哭訴無門嵩若不知則昏憤已甚知而故縱則負恩實多遭時構會濫竊華階有玷清班宜賜罷黜臣不勝俟命之至再劾嚴嵩疏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為特參罔上之大臣亟宜罷黜以儆奸回事臣前參奏尚書臣嚴嵩蒙着嚴嵩自陳本仍留中任事如故南北科道王輝楊爵等交章論列彈本大半留中甚有以言官不必過聽風聞輕為瀆奏二年以來進階賜蔭有加無已嵩以陛下意在優容不以人言措意縱子縱僕招搖納賄如前樂昌王請徒嵩實受賄陰為之地臣特具疏論列過蒙陛下採聽應同部臣覆奏請旨臣素鄙嵩之為人數年來公事一擱之外未嘗與之深言臣以嵩必恨臣刺骨昨商覆奏時嵩反歎語從容談及鄉曲

每事託臣庇護等語臣聞不勝駭異既過蒙聖眷何事須臣曲庇
細加思維始悟察典在通臣科例舉拾遺嵩又賍款疊疊臣豈肯
徇私枉縱不顧公道難容夫人臣事君祇爭一念嵩行若此是魃
若鼠窺奸同狐媚天理人心喪失殆盡尚知有君父之在上耶不
察其奸若加柄用大權在在則天下國家受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臣宜罷黜檢發諸疏核實勘擬以彰國法奸回知儆謹疏

劾逆瑞魏忠賢疏

明 蔡毅中

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率屬監大小諸臣為請納忠言
以杜禍原以安宗社事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
凡事惟遵監規不敢一事一言有違祖訓為皇上敷風化之本源
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祖於受成於學蓋言學校為集思廣益之
地為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為君難一書忽接左都
御史楊漣論劾內豎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
不鼓掌稱慶以為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案案有忠直之友如此

江西通志續編卷之四

魏忠賢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皇上見疏必憮然悟赫然
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端
之罪矣及奉聖旨皇上不惟不行而一切朝廷機務皆云親裁
是皇上以奸瑞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捫心
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忠賢之奸膽顯惡大端畢盡矣臣不
敢勤說雷同以瀆天聽經云毋勤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
勤說者襲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為皇上陳之古昔三代之後漢
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瑞之害與處權瑞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列聖受權瑞之害處權瑞之法載在寶錄臣不必
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毅皇帝之處劉瑾神神之處馮保二
事願皇上尊之夫劉瑾在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親
狎矣不可謂不信任不聽從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
而誅之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國史載之以為千古美談然武

宗猶在壯年也若神宗之處馮保真可為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宗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內外輔
相一時中外噴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臺省劾奏然亦未有
合朝公疏也神宗遂不動色而戎保於南京以申國法而保全首
領至享年四十八太平之福寶錄紀其果毅史臣贊其神智今忠
賢在皇上左右無馮保之功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多惜

顯迹也未聞以私傢而等陵寢也劉瑾雖暴官未有死宮妃聖儲之
不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內操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九廟之
神靈不安每饗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麻兩內侍掖聖
躬步行如飛臣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聖顏而不可
得設使有奸細刺客雜於兵戈之中是時變在呼吸何以為計此
上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不俟終日者也至加門戶而驅逐正人
以無辜初死多命竊恐黨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於凶人之手

江西通志前集理組

卷第

矣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黨悉究而此尤當急行昭雪者也漸不
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欲於朝罷跪以候
旨聞忠賢云但謂皇上入宮不禮羣臣遂止今欲於視學之日羣
臣及太學諸生面陳請矣夫公莫公於舉朝公莫公於太學皆謂
忠賢之當誅也而皇上漫不經意豈合朝諸疏皇上俱未見之歟
不然何以初猶批荅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
蔽其中胡可測哉伏惟皇上將楊漣之疏發下九卿科道一一從
公究問皇上不即加劉瑾之誅而以神宗處馮保之法處之俾得
全其首領而免於誅戮則恩威並著千萬世後將皇上與神祖並
美矣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勅魏忠賢疏

明鄒維璉

而	忍	愛	臣	只	下	連	而	何	驚	靈	之	為
人	一	一	魏	見	仰	首	危	有	伏	塗	錯	凶
主	旦	罪	大	皇	大	發	宗	東	之	炭	以	逆
察	割	瑞	中	上	聖	其	社	廠	刑	中	除	宜
養	葉	而	俸	護	人	惡	也	大	全	原	亂	剪
其	耳	輕	併	庇	之	讀	忠	監	恃	疲	本	氣
費	噫	祖	責	忠	作	者	賢	魏	君	嫩	事	當
天	亦	宗	諸	賢	為	感	大	忠	側	所	臣	仲
連	惑	天	言	惟	明	憤	奸	賢	蕭	在	勸	宗
地	矣	下	官	恐	並	至	大	播	清	生	今	社
之	從	於	贖	傷	日	於	逆	惡	朝	心	日	安
惡	古	一	擾	之	月	泣	種	內	政	閭	天	危
至	大	擲	姑	且	威	下	種	廷	修	有	下	在
於	奸	乎	不	有	同	臣	不	又	明	新	亦	此
罪	大	不	究	奇	雷	謂	法	添	以	木	既	一
狀	逆	過	之	過	震	討	諸	腹	撐	揭	脊	舉
既	即	素	旨	楊	願	罪	罪	心	友	竿	多	懇
盈	借	狎	皇	連	不	之	狀	一	大	之	事	乞
人	小	忠	上	活	憐	典	罄	大	廈	漸	矣	速
主	忠	賢	豈	真	哉	當	竹	患	於	草	南	允
即	小	小	真	之	乃	不	莫	足	將	澤	北	憲
欲	信	忠	是	旨	靜	踰	書	以	顛	有	用	臣
不	以	小	非	又	聽	日	憲	召	而	虎	兵	言
割	售	信	非	罰	數	使	臣	天	奈	生	官	官
棄	欺	不	科	料	日	天	揚	變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六三頁

亦	劉	棄	以	見	燻	甚	傷	不	以	之	性	禍	瑞
不	瑾	者	阿	殺	下	幸	於	肯	為	苦	命	也	談
可	無	漢	父	於	以	天	驕	還	宗	口	之	皇	逼
得	一	之	呼	袁	富	柞	也	皇	社	犯	愛	上	人
王	不	張	之	紹	貴	國	今	上	計	顏	父	動	人
甫	誅	讓	矣	令	終	脉	皇	神	采	以	母	以	皆
侯	是	趙	我	牧	漢	不	上	龍	而	諫	妻	沾	畏
賢	也	忠	朝	見	唐	至	既	不	亦	皇	子	直	避
李	且	靈	王	殺	癩	若	以	可	非	上	之	責	而
黼	人	帝	張	於	疽	漢	太	脫	所	者	想	臣	嘉
國	主	至	英	王	既	唐	阿	於	以	忠	而	下	言
魚	即	以	廟	達	瀆	耳	之	淵	為	於	敢	不	結
朝	不	父	亦	王	大	夫	柄	國	忠	皇	觸	知	於
息	肯	母	嘗	振	命	愛	授	之	賢	上	雷	臣	忠
程	割	稱	寵	見	隨	子	忠	利	家	也	當	肯	舌
元	棄	之	之	殺	之	多	賢	器	族	使	斧	沽	國
振	天	矣	唐	於	我	病	而	不	計	非	鐵	直	命
仇	下	唐	之	敵	朝	傷	忠	可	疾	忠	以	尚	出
士	必	之	田	人	宏	於	賢	以	風	於	取	是	於
良	有	田	令	何	正	飽	亦	假	知	皇	廉	國	謹
我	代	矣	孤	無	之	也	已	人	勁	上	滅	家	口
朝	為	然	孤	一	時	寵	明	皇	草	誰	摧	美	天
曹	人	而	儂	人	其	臣	操	上	凡	無	折	事	下
吉	主	讓	宗	老	危	多	太	將	人	身	之	恐	事
祥	宰	忠	至	死	已	誅	阿	何	臣	家	之	恐	遂

不可為矣。然此豈獨憲臣之任，諫官之事乎？黃閣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又安可自處於商絡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哉？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為法，若為胡廣趙戒，國亦奚賴？青史至嚴，何可不畏？即詞臣，筵日講亦宜以古今隔禍反覆開陳，以冀皇上之一悟。使皇上鑒古知今，甯肯容此大奸大逆，而不割恩正法乎？忠賢目不識丁，倘肯令人院誦古今宦官傳，凡專權亂政身死族滅之事，一一傲省，決不當聽奸人陳居恭，傳應星傳繼教等播弄附和，以流毒於天下。今罪狀已彰，即不請死於皇上之前，亦宜即日辭職，務移閒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全其天年。決不當再聽奸人騎虎之謀，布置安排，又鉞交而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皇上即不肯割棄忠賢，天下倘有代為割棄之人，此時忠賢盡粉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願宸聰頓悟，渙發優詔，獎勵楊璉，以旌直臣，並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擬律上奏，以昭平明之治。即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閒，毋使再作威福，以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庶幾人

江西省通志卷之...

言可息宗社可保矣。臣知言出禍隨，惟無以報皇上寵擢之恩，故敢冒死以聞。

參內監疏

明蕭近高

題為一省兩監疲累已極，懇乞乾斷歸併，以廣皇仁，以冀民生。事臣昨閱邸報，有江西稅監潘相一本，為稅徵收有歸密務，允宜親歷專駐劄，以效涓埃。事大約謂各礦封撤，稅包有司相於額稅外，無所事事，遂欲駐劄景鎮，專理密務。又一本為遵奉聖諭，事大約謂描畫瓷器，須用土青，土青之中，惟題淮浙青為上等，堪為上供。其餘廬縣錫瓦山永豐玉山二縣，徐鳳等山土青顏色淺淡，皆中下等，無當御用。變價隨稅恭進，竊以為潘相此舉，此過矣。查得武宗皇帝時，曾欽遣內臣督理密務。至世宗皇帝，英明遠矚，旋即革去，專令饒州府官一員督造，於時歲進未嘗不如額也。器用未嘗不精好也。節年遵守，至今便之，即或間有粗糲，嚴責成於有司，有司奉法急公，未必在內監之後也。何謂潘相未奉明旨而逕往駐

劉平謂之駐劄相蓋欲為久駐之計營三窟之安非持一時巡歷
之比也夫不待奏請而逕行駐劄是曰自擅既已駐劄而始行題
知是曰要君相罪至此可勝原哉况相一出必且宏創衙門繁侈
供張必且多帶參隨另作一番威福區區一鎮何能堪此魚肉往
年會出巡一次據所奏云臣將抵鎮民張樂焚香導臣三十里之
外嗟乎間有軍食壺漿以迎撫我之王師矣未聞前歌後舞以導
虛我之冠帶也卒之到鎮數日遂激變土民楊信三等陷繁通判
陳奇可等以致燒燬衙廠焚劫御器潘相僅以身免至今鎮民欲
甘心焉相欲猶蹈其覆轍乎臣聞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遊徒
每日不下數萬人稍一騷動響者四應苟復激變如曩時當此皇
恩浩蕩之日觀此景象相一身何足惜其獲過明詔虧累聖德良
非渺矣臣愚以為審務責成有司便若潘相者可報撤也至於土
青誠燒造所必資者然潘相未開採之先不聞置之也相之欲開
採者不過藉口上供耳夫浙青既稱上等以代回青之用留之以
描畫御器誠非不得已至如永豐玉山廬陵三色所出者相亦評之
為中下品矣此為當於御用而必欲採之乎詔書曰一切山洞封
閉以固天地之元氣計徐鳳錫瓦等山之在皇輿內一小培塿耳
皇仁溥博無微不至何三邑山靈不得與敷天率土共歡新澤哉
且據相所奏不過欲取此中下之青變價進上夫既等之為中下
矣所變之價能幾何哉不啻九牛之一毛耳皇上豈有賴焉又何
過聽仍遺此不了之禍於民間也臣愚以為浙青係供上用者誠
不可已彼三邑者終當報罷不可復採也大都江右土瘠民貧無
他奇產民皆仰食餬口於四方加以頻年水旱相仍幾不聊生而
道雄據於湖口潘相咆哮於省城數年來苦此兩監欲籲天而無
從也幸宸衷默啟聖政維新礦既撤矣稅責有司矣歸併於一稅
監理之綽有餘裕相何所事事誠不宜一日留為地方禍者伏望
聖明大奮乾斷將潘相撤回正其擅行駐劄之罪庶少一監則地
方少一監之害其密務專行有司督造責令及時解進其土青之
在永豐玉山廬陵者務導詔旨盡行封閉諭令有司不必採解將
令江右之民生如出水火而維新之德政益光史冊矣

請終琉球使事疏
明夏子陽玉山

為屬國信不可爽使臣義當有終謹瀝悃誠懇乞聖明允堅成命
以慰遠夷以光封典事竊惟聖王之馭夷也有不可播之大信使
臣之奉職也有不可辭之大義蓋事不避難固臣子職分當為信
以懷遠尤中國綏柔宏畧執此而論則知今日琉球之封使臣之
遣有不可輕議改者伏祈皇上試垂聽焉先是琉球國中王世
子尚寧請封襲位蒙皇上不遣武臣照舊仍差文官蓋念琉球之
臣節不替先朝之故典當循一以慰遠人祈望之心一以崇四夷
觀瞻之體德意蓋甚盛也時科臣當應命而往者為兵科給事中
洪瞻祖比偶值浙江撫臣劉元霖海上搆獲夷船審有琉夷倭夷
並在獲中疑其陽順陰逆禮部題奉聖旨琉球冊封着洪瞻祖王
士禎去既盤獲夷船聲息未定有關國體還着遵前旨待該國質
審回奏海寇寧息無警方渡海行禮欽此維時之所憂者在海警
故使臣洪瞻祖條議疏中亦頗及之迨洪瞻祖以丁父憂去臣乃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六六
只

叨轉兵垣禮部題奉欽依以臣補充正使臣感激天恩惟恐不克
稱任使是懼時從倉場尚書謝杰講求使事要領蓋杰乃已卯使
琉球者因知此差之難非特海上風濤之急而且地方玩視之
苦維時臣之所憂唯在地方之不以王事為重故臣具疏條議獨
以責成地方及撫按同心為惓惓而海警稀聞臣時固已畧之家
下部議欽奉聖旨依擬行詔勅在船着去官用安奉合行事宜該
撫按悉心料理有遠玩的科臣奏奏欽此臣於是仰見皇上綏懷
屬國盛心又體念臣等遠使殊域至意臣忻載天恩益增感激誓
圖報稱頂踵俱忘故自萬曆三十一年三月陞解八月抵家即於
十月驅車入閩臣謂封事皆有相沿成規具在地方自宜率循不
行且蒙天誥屢重如此所司必且奉行惟謹何意地方人情乖謬
紀法凌夷用人者惟私賄是徇謀用者惟賂鑿是饜恣睢者祇憑
血氣用事比周者鮮知痛癢相關事事掣肘件件齟齬時值撫按
缺人臣欲言無所欲行不得固頓抑鬱苦不可言臣又念寄命於

人竄為舍垢，抑情忍受。惟時時仰屋竊嘆而已。及後半年，按臣方
 元彥至，臣往會之於邵武，為言其概，并移文知會之。始為臣催理，
 而狂逞者猶且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以箠鼓其間。迨後撫臣徐學
 聚陰許為臣擔認，催督始稍稍事有次第。然事既耽悞於前，一時
 亦未能趣督於後，多臣等躬自料理，日夜拮据經營，任勞任怨，
 心力為之，入今歲來，木料漸集，船始就緒。工完七八，但諸務猶未
 盡備，大桅尚未採得。臣憂惶無計，昨日移書撫臣，懇其懸賞購募，
 正在愁切，忽接按臣方元彥書，并以移會撫臣疏稿見示，謂濱海
 多事，警報頻仍，欲申先年撫臣許乎遠之議，仍請改遣武臣。臣一
 面移會撫臣，求其亟止前疏。一面遣人馳書按臣，求其亟止前疏。
 不意接臣疏已從建寧先發，追之不及矣。此其心雖慮海外夷情
 巨測，愈明旨國體攸關，為是長慮却顧，并為臣等及五百人私憂
 過計，心非有他，但念臣等身為使臣，義不避難，既已奉命而出，豈
 可畏難而止。且疏惠請封日久，跂望甚殷。前年遣正議大夫金仕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歷及夷情二十人，具咨來迎。去年六月，彼國遣酋長火蔡朝信回，
 臣已回咨，的許以今年五月渡海行禮。及至九年，彼國又復遣都
 通事阮國等來迎，是臣等銜命至此，玩球固久，已知之。即海上各
 國亦莫不宣傳聞之。若一旦改議武臣，不但失信於屬國，無以慰
 其仰望之心，且恐示怯於外夷，亦非堂堂中國所為尊崇之體也。
 即或云琉球與倭密通，風傳稍有訛言，然倭自開商覽後，未見狡
 焉。洛疆風傳浪語，或虛張者，以惑聽視，未可知也。亦安足信而安
 足畏哉。臣等願奉命前往完事而歸，庶上以報陛下任使之思，下
 以慰屬國雲霓之望。遠以隆中國常尊之體。近以全使臣不辱之
 義。此是臣等當為職分，亦是臣等自盡職業。不然始受命之謂何。
 終委棄而去之，曠官之罪，安所逃耶。然事不避難，臣之義也。同心
 相濟，地方之責也。今人心不古，世態愈漓，不但以卑凌尊，且欲以
 容事主，不但視同秦越，甚至釀成冰炭，使人難弄。為毒已非小矣。
 而且愛憎狗情，蕩無法紀。如曾問大辟貪殘極惡，指揮葉重光於

萬	領	募	經	至	到	夫	整	急	買	魏	至	懷	尤
歷	銀	夫	年	去	耳	無	理	而	休	阿	今	投	矣
三	七	諸	不	年	又	夫	設	商	等	南	猶	鼠	凌
十	十	費	為	七	且	至	法	人	銀	等	然	之	使
一	兩	是	不	月	隔	苦	選	又	至	告	寬	忌	臣
年	運	先	矣	臣	年	臣	募	多	細	證	縱	畏	見
八	本	後	乃	涓	侵	等	海	藏	詳	此	上	舍	錄
月	又	共	竟	吉	費	東	軍	匪	寡	非	下	沙	人
內	先	領	人	興	取	手	代	甚	婦	侵	推	之	人
鑽	於	封	私	工	無	策	夫	費	白	官	誣	毒	望
謀	本	王	囊	竟	木	只	應	區	騙	剝	此	何	風
領	年	錢	盡	無	來	得	用	彼	民	民	非	為	旨
銀	與	糧	為	木	應	再	又	道	大	木	有	若	矣
三	月	銀	乾	來	用	易	不	借	悞	虎	人	此	矣
百	內	六	沒	應	惟	吉	得	探	封	噬	為	夫	日
五	詳	百	地	用	臣	期	已	木	事	鴉	此	悞	封
十	銀	餘	方	惟	設	行	行	為	亟	張	彌	封	事
兩	一	兩	官	臣	法	令	令	奇	宜	無	縫	事	遲
採	百	不	竟	設	未	權	權	貨	正	異	捍	者	悞
木	八	為	不	法	備	借	借	所	法	寇	蔽	無	船
又	十	多	查	催	採	河	河	過	之	攘	其	罪	工
於	兩	矣	問	運	木	下	下	索	尤	曾	間	人	迄
延	萬	採	及	一	募	商	商	過	者	經	問	爭	今
平	廠	木	經	松	夫	木	木	山	乎	童	官	效	未
府	塢	木	年	艦	募	應	應	山	乃	華	成	未	成

江西通志館稿紙

必	船	命	之	多	使	濟	而	更	採	國	矣	者	富
科	不	所	不	縱	事	未	不	議	扼	更	至	與	為
迄	得	關	知	奸	又	必	往	武	木	生	於	夫	陸
今	成	舊	海	民	安	若	伏	臣	造	他	背	忠	下
未	豈	錄	上	鑿	得	是	乞	以	船	費	違	勤	陳
備	能	所	安	壞	完	之	勅	滋	堅	庶	君	任	之
大	飛	裁	危	之	局	苦	下	作	固	幾	命	事	伏
梳	渡	同	所	然	也	苦	禮	舍	俾	國	請	不	乞
迄	况	長	繫	則	嗟	在	部	仍	臣	典	齎	避	聖
今	况	尺	耳	大	嗟	中	覆	乞	等	使	使	難	慈
未	梳	寸	今	梳	使	華	議	天	往	事	兩	有	照
得	乃	一	空	安	事	而	上	語	往	有	功	剛	鑒
總	一	以	朽	得	至	外	請	申	速	攸	封	斷	剛
皆	船	官	者	從	此	國	仍	飭	歸	賴	事	主	斷
由	司	尺	既	天	良	未	違	地	涉	而	應	持	主
此	命	為	無	降	亦	必	臣	方	險	臣	當	封	事
臣	實	準	當	從	苦	若	等	撫	無	等	叙	事	幸
等	臣	於	於	地	矣	是	將	按	虞	亦	錄	幸	甚
孤	等	用	用	出	然	之	命	司	母	可	者	甚	臣
臣	與	如	如	封	苦	苦	渡	道	致	以	各	臣	等
耳	四	式	式	船	在	在	海	同	久	無	官	等	幸
苦	五	者	者	安	人	人	行	心	延	負	應	幸	甚
心	百	地	地	得	情	情	禮	共	傳	負	當	甚	干
已	人	方	方	成	而	而	不	濟	聞	厥	泰	高	干
極	性	又	又	而	風	風	必	速	外	職	論	尚	干

冒天威。臣曷勝激切屏營。俟命之至。附鶴田使事紀云。波濤可以忠信涉。而藩籬不可以精誠破。杏冥可以君命孚。而寇蒙不可以大義格。麟介可以天威懾。而鬼域不可以人理測。讀此文為之慨然。

里甲議

明夏良勝

景泰間。都御史韓公雍撫治定額。每里歲派銀六兩。非全里者。裁其半。輕重適均。而用有給。法之善者也。後隨事增派。至加舊額之半。而所司恒不足。開正德八年。更定。仍以近額。每里九兩五錢。為率。查照丁糧。通融均派。歛別貧富。以定畫一之規。然就立法初意。名為里甲。以里取之。甲而輸之。於官者也。若不通論。全里十甲。丁糧之數。而止論里正一戶。貧富之差。則富者所入。視舊什九。而取之。甲者。不加。貧者所入。視舊什一。而取之。甲者。不減。丁糧既無定數。愚民詎能周知。史胥高下其手。又不能保其必無也。大抵法久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

而弊。弊思變變而益弊。不若因其弊而釐之。使復焉。其可也。又况周禮。養民之政。曰恤貧。必曰安富。貧者周。富者日。入於貧。豈耶。邑利哉。敢附論之。幸當道者垂采焉。

廟祀配饗疏

明祝淵

臣聞先師孔子道儀表百王。垂憲萬世。自漢以來。凡有天下國家者。咸加尊崇。而必創建廟學。以禮祀之。所以重斯道。淑人心也。洪惟我明。啟運以興。太學為第一事。首設祭酒。職專總理。次有司業。提調六堂。又次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別嚴五課程。務致實效。惟監臣之職。乃學之司。真凡監中大小事務。皆當參理。提督師生。凡有過失。亦皆得糾舉懲治。臣念葑菲下材。濫茲重任。以此風夜。兢懼。務圖報稱。臣竊廟學。所有合行沿革事宜。敢昧死條陳。乞皇上曲賜優容。竄臣斧鉞之誅。采臣留菟之論。一薄成憲。以祀先師。臣仰惟太祖皇帝肇基南京。以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建廟學以尊祀之。自京師而下。莫不皆然。且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而四配十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亦各立神位以次
 序列萃數百年之陋習誠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迨我成祖皇帝定
 都北京宮闕臺省悉遵成規惟文廟先師先賢遺像未經宸慮仍
 襲勝國之弊迄今如故臣惟今去先師千有餘年雖四十九表猶
 有圖存者尚未必儼似況以土木塑繪為哉臣又伏觀皇帝臨御
 以來躬謁廟廷當是時先師孔子之靈必洋洋乎如其上臣固
 不敢妄論其四配十哲諸儒皆公侯伯子男之爵以心原之亦未
 安然列坐於旁而不知天威之咫尺也況又以宋元諸儒列於兩
 廡之末者坐南向北先師對敵亦非尊崇之意乞勅廷臣會議悉
 照南京文廟事體祀以神主而從祀先儒止列兩廡則禮儀正而
 神靈安矣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一論革宿弊以正人倫臣竊聞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人倫即此道也曲阜侯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父也復
 聖公顏淵宗聖公曾朱述聖公孔伋子也父列於廡子坐於殿尊
 卑失倫殊為未當或者乃謂主於傳道豈有舍人倫而謂之傳道
 哉外此如蘭陵伯荀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已失所學何事
 壽張侯公伯寮阿諛季孫諧愬子路黨邪陷正所存可知凡此輩
 皆得罪於孔氏門者亦列從祀蓋歷代因襲之弊聖明之世在所
 當革臣又見全文武羣臣積有年勞者皇上尚賜誥勅贈封父母
 况先師孔子垂憲萬世父叔梁紇母顏氏俱未沾一命似為缺典
 如蒙俞允乞勅廷臣會議先師父母褒封典禮仍於大成殿東別
 立一廟祀叔梁紇於中以顏無繇曾點孔鯉配饗左右并罷荀况
 公伯寮從祀通行夫下郡縣儒學遵守庶幾人倫明而祀典正矣

褒崇忠節奏疏

明李奎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李奎謹題為褒崇忠節事臣聞忠節乃萬世之大閑褒崇實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風偉節足以感發人心予萬載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諡辟舉發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謚追封不忍使之泯沒無關於後皆所以正人心厚風俗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考得宋忠臣謝枋得字君直號壺山係臣原籍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道原所撰墓碑稱其學通六經淹貫百氏寶佑丙辰舉進士以言直忤權奸賈似道由架閣請居興國軍適以史館秘書召不赴元兵至江南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督義兵守饒信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寡勿支宋運既革往隱於閩元侍御史程鉅夫薦宋遺臣三十人以枋得為首承旨雷夢爰累章薦之江西行省丞相管如德湖江行省丞相蒙古台將旨召之俱不赴每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卷一

肺腑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以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慢不為禮被拘執北行至大都而妻李氏守節自縊於堯康獄中長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市季弟君澤君烈俱死于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死子定之賢而文累薦不起一門之內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枋得身教于家使然也為文章史稱高邁奇絕汪洋演迤動闕世教所著易書詩三傳及著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節操孤峭微見于菖蒲之歌言論激烈復形於漕運之策嘗自誦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昔胡一桂常稱之為命脉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矜式而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後進之景慕者獨枋得一

人而已及求諸天下措諸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于一門亦不多見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

路	于	古	忠	務	誠	學	與	夫	惟	耀
不	世	使	義	得	一	羽	全	節	皇	不
容	放	海	之	定	代	翼	石	婦	上	朽
緘	豈	內	魂	謚	忠	六	同	有	以	奈
然	不	之	于	獲	節	經	堅	闕	節	枋
干	有	士	九	贈	之	推	高	于	義	得
冒	補	得	原	仍	表	其	名	世	風	祠
天	哉	以	冥	行	表	道	峻	教	勵	宇
氣	臣	瞻	漢	原	最	足	節	者	天	未
無	與	拜	之	籍	著	以	與	悉	下	立
任	枋	祠	中	有	者	隆	天	蒙	以	封
戰	得	下	尤	司	如	治	天	而	忠	誥
深	生	景	見	創	蒙	而	祥	善	孝	未
屏	同	仰	聖	立	准	俗	相	治	植	加
營	鄉	風	朝	祠	言	聞	表	而	立	後
之	邑	節	旌	宇	乞	其	裏	善	網	人
至	每	英	忠	歲	初	風	著	俗	常	無
	屋	不	顯	時	禮	可	書	開	凡	所
	景	有	良	致	部	以	立	其	古	稱
	慕	所	之	祭	照	立	言	風	今	仰
	今	激	盛	如	例	懦	皆	可	忠	實
	幸	勸	典	是	將	而	足	於	臣	為
	職	興	起	非	已	廉	發	忠	肝	缺
	居	起	越	特	故	貪	明	忠	義	典
	言	其	前	慰	謝		正	士	義	欽

請表建祠疏

明 左 贊

伏觀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將修理如舊令附近人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此皇上仁厚之感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竊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觀夏在鳳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觀無子孫每歲春秋守氣同學官拜埽以為故事歷年既久不惟拜埽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為樵斃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毀夷臣考得李觀立心高古履行修壘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好江書院講明正學刻地生徒學者稱為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并田之遺意慶歷氏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於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為其賢先儒朱熹稱觀周禮論與其意合今有修五經大全觀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如親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頃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

之朕以術太年之運如蒙准言乞敕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
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
祭則於風化不為無補矣

議請儒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

明詹事講學安

題為議從祀以崇聖道以勸來學事臣惟天地之所長存人心之
所以不泯者賴有孔子之道在孔子之道歷萬古而常新入人心
而不變者賴有翼聖之諸儒在孔子有功萬世宜饗萬世之祀諸
儒有功孔子宜從孔子之祀臣按歷代從祀者若七十二賢無論
矣漢唐之間道脉幾絕董子韓子輩能誦法孔子而表章之祀典
不廢嗣是而宋真儒輩出周程而下從祀者得十有餘人一時理
學之隆固足為吾道慶一時俎豆之隆又足為世道慶也我太祖
表揚先師加意斯學迨嘉隆間聖聖同心益宏尤烈尤釋奠者
再幸學者屢諸儒幸與直肩斯道若薛文清瑄王文成守仁陳檢
討獻章其最著者通者言官以三人從祀上請皇上下禮臣議將

江西志稿整理組

江西志稿整理組

薛瑄入祀宜矣乃王守仁陳獻章格於議而不得與則何以故臣
思其說有三一由議者見道之歧二持於有忌心三則其支流之
累而波及者有成心也夫守仁之功業文章之出處大節誰不知
之臣姑勿論至考其學問在守仁者性命一源之旨直窺道妙知
行合一之教獨得聖宗其一體本原之明徹格致工夫之易簡宛
然孔子之家法也議者不知疑其為禪禪家有此作用耶在獻章
者厭俗道之支離而獨全靈覺存太虛之本體而不落窺聞其無
欲忘己之功體認自然之旨亦大有功聖門者議者不知疑其為
寂寂者之學問果若是耶蓋世人尚訓詁而塗耳目見謂超悟者
為非尚名數而痼執持見謂靜虛者為謬甲可而乙否入主而出
奴則其見之歧者為之也古之君子心公而恕公則善善惡惡不
損其真恕則不於無過中求人求人有過古之論易定而人多賢非偶
也今之人心不可謂非古君子之心顧有我未融而責人已甚往
往忌人之賢而不欲成人之美蓋曰廟祀重典也彼何以獨叨此

榮也。稍有微失，尋謫橫流，即出訛傳，亦若親見，故非禪者而指曰禪，非寂者而指曰寂。假合孔子生於今時，亦將以削跡伐檀之故疑之矣。可乎哉！聖人教人，與其潔不保其往，此在親受業者且然。况身後乎？二氏之門人，繼志者固多，中不無一二失真者，何能保之。今論者執流而併毀其原，惡末而兼病其本，何其苛耶！孔門諸徒，號稱賢者，且聚斂且短喪，不足為孔子病。二氏之門人，何獨貽伊咎也？夫道統在天地間，孔孟而後寥寥矣。宋得周程諸人，而孔孟之脉賴以僅存。我朝得王薛諸人，而周程之脉賴以復續。二人於道雖不敢謂如堯舜周孔統緒之相承，然濬其流而揚其波，若游夏之於洙泗，揚胡之於濂洛，亦足當之。雖其專言良知專言主靜，若近於偏枯者，不知聖賢教人，重於救世，如春秋多務外，孔子言求仁，戰國尚詐力，孟子言仁義，近世多訓詁，守仁言良知，獻章言主靜，大要挽末流之非，而歸之吾道之正，衛道之功，孰大於是。且言知而未始廢行，言靜而未始離動，則又合一之功，與宋諸大

江西通志續編 卷之四 藝文志 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續編 卷之四 藝文志 四庫全書

儒之論，同歸一致者，獨奈之何？議論紛紛也。前者故相毀聖禁學，盡拆天下之講舍，以文其亂常之私。一時斯文僾首喪氣，絕口不敢譚學。今天啟聖明，顯忠遠良，興道致治，真斯文重光之機也。天下方拭目雍熙，一時學者方寢寢奮淬，以自效於明世。夫事不有所的，孰使之趨？若守仁獻章二臣者，固亟當表揚而示之的者也。且我明興二百年來，人文獨盛，乃庶下僅得一薛瑄，如守仁如獻章，皆不得與。何以彰列聖作人之化，而鼓人士嚮道之心哉？昔董仲舒胡瑗楊時真德秀等，蔽於漢宋而祀於我朝，我朝之榮。漢宋之恥也。今二人生聖明之世，學聖賢之學，彼雖未嘗求祀，豈可使之遺榮後代哉？臣願陛下大奮乾剛，為斯文主，將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特命禮官亟議舉行。一以光前哲，一以勸後學，其於立天地淑人心，非小補也。吾道幸甚，天下後世幸甚。

表章古文孝經疏

明吳悌金

竊惟自古聖人言述作者必歸孔子言道者必歸六經六經出而天下有以言觀聖人者矣孔子蓋慮尚言之風勝而行因以微乃孝經則專明君臣父子彝倫之道以興民行而立教本故孝經緯載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固與六經相為表裏矣孔子歿後諸子分爭尚言之風競相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而孔氏之經幾於亡廢漢興改秦之政始復表章乃得古文孝經於孔氏壁中其後河間又得灑芝所藏今文孝經其文與古文孝經大較相似而無閏門一條亦如尚書之有古今文並行於世當時諸儒專門名家者無慮十數漢去聖未遠其所考信必有據矣顧其篇次分合不一在今文析之為十八章在古文又衍出三章并閏門一條合為二十二章在今文各立章名在古文直次第其章而已緣是天下莫知所適從而祇滋紛紛之議以階於廢則漢儒章句之習有以啟之

七五

也唐元宗獨抱遺經於數百載之後慨然興慕親製序文勅諸貞珉垂天下訓可謂信而好古矣當時羣臣議者不能推明古文反以閏門一條為疑而古文遂廢今文又未能改於分章之誤如之何而不啟後世之疑也何者若據從前分章則是大雅一詩聯綴於首章之末其下每章皆先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末乃引證類結而詩書所稱殊不應經義且於庶人之孝何獨無所證乎是無怪乎後之人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所引詩書為漢儒所增者今誠去分章而讀之而以大雅明天子之孝甫刑明諸侯之孝餘各以次而相承焉則經義脗合文法嚴整亦可見是書為不刊之文而分章果為謬矣臣間又考之漢藝文志所載孝經古孔氏一篇與古文尚書同出孔氏壁中蓋信古文可據而分章非古也爰反古文盡去分章彙為一帙近日抱疾索處試取而誦之久則見其大義奧旨本自明備文理脈絡不容紊截其言以性為本以行為稽以順天下為極天人之事皇王之業盡在是矣真可以配五

經而五四書也。或有謂中間雜用春秋傳之文，疑為後儒裂取他書以附益者。未必孔氏舊文。然孔子他日鑿易，亦嘗用春秋傳穆姜之言。宋儒臣朱熹解之曰：疑古者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取焉。天下卒未有疑於易者。何獨至於孝經而疑乎？夫孝經與論語古昔並傳，論語尚多出於諸弟子之所雜記，孝經字字句句皆自孔子胸中流出，且與尚書同出孔氏壁中，尤足以信當時而傳後世無疑者。乃闕缺弗嗣，不得列於語孟之間，而為異家之所覆冒。庸非文明之世一缺典歟？况我朝稽古正學，一惟孔子之道是崇，是信而皇極之建，彝倫之叙，莫先於孝焉。則斯書也，固揭日月而中，大有待也。今觀之鄉閭里巷，童而習之者，往往如是，然不過以為句讀啟蒙之書而已。蓋鮮有能深思力踐以究極其旨趨者。至於學校師儒，漫不知講，而宏文博學之士，反視之以為淺近，不亦大謬戾乎？夫惟我皇上帝大孝通於神明，德教加於四海，而尤勞心經藝，追隆古昔表章之機，是在今日。如蒙慈學，微缺俯垂采納，乞

勅下儒臣，再加會議，并將秘閣所藏古文孝經，重加讐校，一洗從前分章之謬，以全復孔氏之經書。成恭錄進呈，以俟詔可。然後列之經筵，頒示學宮，與五經四書並行肄習。則孔壁遺文，燦然復著，而文明之化，益光於天下矣。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厥今學者，弃經任傳，廣購癖求，至汎濫於百家，而無所底止。航而濟之，此其機矣。然則簡出無用之文，修明先王之典，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不尤在於今日乎？惟陛下留神幸甚。臣謹將集傳中所載古文孝經繕寫一冊，隨本上進，仰冀聖明少履睿覽，而臨決焉。千冒宸嚴，無任戰懼待罪之至。

論大計救急疏

明吳世忠金谿

臣向以 犯邊聲勢張大，因極言京師兵糧與將帥大臣人心可憂之狀，欲乞陛下留意邊防，早為之備。詞情忠激，自分必死。願蒙陛下哀矜，止令內臣侍宣責諭而已。聞命感泣，誓以死報。數日以來，聲息愈急，聖慮益深。故再昧死，擇其尤急者言之。語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陛下之憂如此，臣辱與死，又何擇焉？我太祖龍飛淮甸，驅掃胡元之穢裔，滌雪百王之積耻，其立國為最强大，宗逸都燕京，以扼胡人之咽喉，以遏中國之亂略。其立勢為最尊，列聖之與陛下善繼善承，以培以養，其立基又為最固。然而致有今日者，要皆廷臣違將與勘事等官之誤陛下也。臣今不敢煩言，姑論今日之患大同所乏，莫切於兵。國家為之命將出師，以為救援，亦誠是也。然大同近虜，兵力勁悍，京軍自遠而至，豈能及之？况行師之法，先用土軍，而留王師以存虎豹在山之勢。若盡撥而往，萬一亦被挫衄，則將何以繼之？為今之計，莫若慎選文武重臣二人，多

江西南昌府志

七

齋金帛，重其委任，或沿途召募，或往大同會同邊臣召募。名募之際，加倍其值，有功之日，加倍其陞。事至無功，亦從厚賞，使復原業。且令其地財畜擄掠婦女，繫囚村落，小民皆有切齒逐之之意。國家誠能作其怒氣，而善用之，則勝敵不難矣。此足兵之徑法也。募兵之后，所乏者馬。國家流水撥馬以往，并差官將銀往彼收買，亦誠是也。然立軍待馬，事勢甚急。京馬自遠而去，亦豈能及之？且邊馬見虜，往往辟易，而老將遇敵，亦必下馬步鬪。雖曰有馬，不甚賴之。古之人如岳飛，命步卒以麻札刀俯斫馬足，揚沂中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皆破兀朮拐子馬陣於積勝之后。彼何嘗拘拘於馬哉？為今之計，莫若并勅大同將官，或不能備馬，即兼用古人步兵之法，以見在騎兵居前，以所習步兵居后。過敵之際，下馬步鬪，俟其酣戰力困，則持刀斧如牆而進，彼必不能制之矣。又嘗聞大同經歷李晟所造戰車，大箭亦可破敵。若果不謬，其法亦簡便矣。此皆省馬之徑法也。兵馬之后，糧草尤急。雖差官齎銀收買，然道

路梗澁商賈不通雖有高價亦何能濟莫若通融其法而行之差
去官員先行榜文隨處招買昔時與一兩者今加為二兩昔時遠
二程者今減為一程自居庸關至宣府如其數若干自宣府至大
同諸城軍民現有不費搬運者又如其數若干搬運之時每程遞
送多為防軍甚或挫碎包裹今車馬祇往亦為省力此足糧草之
徑法也糧草之后官將尤急王果馬昇既皆篤才王璽陳銳亦皆
庸將臣曾過宣府盡稱張俊謀勇近聞與虜謀殺其勢甚危其功
甚偉將官忌嫉其功輒多為之壅蔽功大賞薄人皆惜之昔趙子
弟無功漢高封之千戶以激勸諸將今張俊首建戰功以挫敵勢
而陛下何惜官爵以為諸將之激勸乎夫邊將雖不能知恐亦無
出張俊之右陛下宜再加官賞增其重權則功必可成而諸將聞
之亦皆興起矣此棟將之徑法也臣意大同困急邊臣束手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其
四散掠殺不過營我之謀若大同牽制得
人彼當不禦而退今日之計賞罰為先責任次之臣為宜將游擊

江云省通志

將軍王果數其失機誤國之罪斬於轅門梟於都市即將張俊重
加陞賞令聽侍郎許進等節制而與劉甯輩協和否則今許進等
從宜而專任之把總玩頭聽其自操章疏奏請許以自開并募兵
卒糧草等項令與經畫而又四起鄰兵廣為聲援則可滅而
捷音日至矣若朝無廟筭邊無舊將賞罰不平委任不至今日請
軍明日撥馬彼則一籌不施專望策應此則調度忙亂根本先搖
國家之事誠可憂矣殊不知善將將者如慣病任醫不嘗試於庸
術善將兵者如能子治家不專賴於父母善勸敵者如玩狎小兒
常使之驕善勸眾者如報讐父母常使之怒孫子曰將軍之事靜
以幽正以治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殲螳節如發機此
皆制敵之要今日之急務也至於紫荆居庸古北口等關乃京師
要害之地亟宜選差官軍以為防遏京師宗廟社稷三宮所在尤
當俯從苦諫痛自料理其事臣思邊情屢瀆聖聽臣誠不勝愛君
憂國之至

議從祀疏

明鄒守益

近該御史楊瞻樊得仁建議將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從祀孔子廟廷禮部覆奏奉聖旨著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上官人各上議欽此臣仰窺聖心主張斯道鼓舞來學博采輿論慎重祀典敢不圖竭末議以備采擇臣謹按孔門評論人品其上曰中行其次曰狂又其次曰狷中行也者中和之德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門弟子稱孔子之時中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太和元氣周貫天地運行四時惟顏子善以身登孔子之蘊奧故其好學曰不遠怒不貳過其深潛純粹藹然春和氣象也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狂狷也者雖未免於氣習之偏然其嚶嚶尚友毅然以聖人為必可至使其工夫縝密則狂可中行矣不肖不潔慳慳然恐澆於身使其工夫宏大則狷亦可中行矣故道以中和為至學以中庸為的中庸之作首戒懼以指其功終位育以要其成而後聖門之傳賴以不墜兩漢而下非無願治

江西省通志增稿紙

七九頁

之主匡時之佐而往往發不中節無以位天地而有萬物正坐學之不講也故雖以唐太宗之英睿自以為表章聖學而從祀孔廟之經師皆以專門訓詁為功至於馬融王肅輩敗德害道亦遂濫列非陛下明聖燭照其孰能釐正之夫訓詁日繁著述日富纏繞於文義比較於異同摹擬於儀節恣情鑿性去道彌遠而猶偃然以為孔氏之學是喃喃糟粕而棄其醇也我列聖以道德禮樂化成天下文學政事之臣咸足以匹休往古勃然以理學為宗實自瑄倡之瑄之深造自得於濂洛靜虛動直大公順應之旨未敢妄許然其自幼至老篤志力行惺惺亦自以復性為教考其出處進退之間不折節於權奸不謝恩於私室不曲法於貴近不攝志於臨刑不濡滯於相位一時翕然尊信以薛夫子目之此豈以聲音笑貌取者揆之於古其近於狷者之流乎世之議瑄未宜列於從祀者或以其見理未瑩不足以傳斯道則雖顏曾而下已有不得其宗者是責於瑄者太備矣或以其少於著述不足以羽翼聖

經則雖顏曾之得其宗者視後儒已有所未逮是求於瑄者又太
淺矣祀典之重莫嚴於孔廟非其人而進之是為損聖之玷得其
人而難之亦適以阻進修之途斯二者失中均也皇上懋隆敬一
以建中和之極折衷羣論自有天則臣以為進瑄從祀樹之風聲
以昭國家之盛其於世教未必無補謹具議以聞

請議先賢疏畧

李日宣

題為聖世無辜獨遺之與名德無久鬱弗耀之光謹據所知上
達聖慈以備採擇事臣不敏竊嘗臆之有兒童知其名士紳仰其
徽而一字手袞未以相加者亦有名易矣而官不稱其德賞不如
其功名雖挂於國本而實未沾乎障歛者有兩人焉謹向皇上陳
之其一為原任大學士解縉夫縉非異人即高皇帝所為寵之異
成祖睿算陰諱默衛為權者所忌而遂中於漢庶人之譖鬱鬱獄
死異時仁宗非不還其第宅錄其苗裔而封功臣德時如有持今

江西通志館稿

八頁

二百年為功退藏於密是其本領無何為請東宮出講落籍山中幾數
也洪先之學得新建良知之傳先莊介無欲之旨一以保固收
任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夫洪先非他即昭代所稱為理學狀元者
攝為功退藏於密是其本領無何為請東宮出講落籍山中幾數
才年恬修正學海內仰為山斗臣近觀刑部主事孫如法贈光祿

少卿至洪先雖已謚文恭然以官坊翰學又為國本被奪者丁卯
間亦僅得贈光祿少卿而廢與祭兩闕然是何今昔懸殊至此遐
思賢人子孫率多貧且樸而臣鄉為甚今解羅二臣之後又甚貧
家業飄零良可嘆也又景泰間人皆知于謙徐有貞忠勳矣而不
知當時謙所舉為左右手有貞等所憑主謀迎復者則都御史羅
通也通初知清化數却黎利於克鋒既扼居庸則保都城於安堵
至今居庸一闕人廟祀之不替其載名臣記一可考此其功不
在臣卿譚綸毛伯溫下而二臣得諡道獨未蒙則今日欲鼓勵臣
工如羅通之缺典應照譚毛二臣補之矣又有若崇仁布衣吳與

者	合	謀	臣	之	巡	蕭	曰	陳	獻	堅	聞	獨
俾	西	鄒	又	祿	歷	野	風	之	章	今	其	自
人	方	智	記	卿	所	土	月	言	張	就	名	幼
心	之	及	十	蓋	知	可	周	曰	翊	職	遣	潛
允	公	臣	年	化	若	念	臺	漳	其	辭	官	心
服	極	伯	來	鯉	雄	也	燈	長	最	益	帶	伊
盛	二	祖	今	精	之	此	火	東	也	力	聘	維
典	時	李	大	心	戶	外	夜	南	胡	仍	至	壯
重	之	中	學	卓	部	若	伊	極	之	遣	京	而
輝	渠	等	士	旨	主	臣	川	超	言	官	授	棄
具	萬	多	何	以	事	卿	路	少	曰	送	以	舉
為	口	任	宗	正	尤	大	上	茲	今	歸	諭	子
世	無	師	彥	學	時	理	見	欲	之	褒	德	業
道	二	郇	任	自	熙	卿	斯	就	學	嘉	疏	一
人	今	元	禮	任	溫	嘗	人	以	明	海	既	意
心	茲	標	部	皆	和	乾	今	正	德	內	召	敦
嘉	之	所	侍	物	純	亨	胡	慨	足	從	入	行
賴	舉	瞻	郎	望	粹	太	陳	弗	表	游	交	孝
靡	猶	列	所	所	有	常	俱	及	者	者	華	弟
有	當	也	請	願	明	卿	從	云	聘	如	殿	明
涯	從	宗	張	急	道	王	祀	張	君	胡	從	道
淡	其	彥	元	須	之	時	而	之	一	居	容	淑
矣	遠	所	性	易	氣	槐	吳	詩	天	仁	顧	人
糾	者	請	未	名	新	與	猶	時	耳	陳	陪	英
糾	真	原	熙	者	安	臣	蕭					廟

江西通志 卷之四 禮樂 節紙

之	古	揚	糧	不	緣	兵	所	之	臣	誠
餘	撫	其	而	復	陽	捐	為	食	在	一
以	洪	人	往	為	吾	軀	募	而	廬	為
餉	瑞	乎	也	樂	豫	與	乞	四	佛	僧
茲	數	則	為	天	章	備	也	方	官	未
山	州	雖	我	之	重	事	予	之	之	之
之	之	重	問	卓	鎮	之	告	僧	勝	臣
僧	民	廟	曰	堂	也	臣	之	通	甲	廬
固	膏	百	江	渤	無	駢	曰	是	於	疏
其	親	舍	州	之	海	首	今	山	豫	
所	以	稽	之	書	陽	封	天	者	章	
樂	安	首	為	宣	則	疆	下	必	然	
也	枕	西	部	而	無	而	多	具	以	
	而	方	邑	行	豫	百	事	舟	其	
	況	祐	為	且	章	姓	士	齋	可	
	出	我	節	為	士	尤	大	糧	回	
	其	臣	者	沿	大夫	苦	夫	飯	故	
	升	作	復	江	東	於	疲	僧	山	
	斗	鎮	有	制	西	任	於	以	僧	
	豆	濟	如	置	行	賦	議	為	常	
	區	陽	宋	之	通	北	論	敬	仰	
	三	將	均	地	是	方	將	此	四	
	餐	東	岳	汝	山	有	帥	謝	方	
	二	臨	武	之	者	警	帥	僧		
	飯	臨	武	齋		則	疲	之		

明 艾南英

臣聞之臣師取定向曰世之所以又安平寧者人為之也人之所
 以循理率度者道為之也道為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於滯滯
 邪僻則學為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克舜禹湯文武周公三代
 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為學而仁流一世或以師友為學而仁
 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仁流最遠被以為賢於堯舜有以也孔
 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周程之後特為表章使
 天下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束修是故迄宋至元造我國朝薄用
 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功然熹之註疏固為涉海
 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為海於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
 以為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撥良知之旨
 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之知無不良人皆可以至於堯舜
 而患不致良知耳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
 萬物皆備譬之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為航守仁復直指人心使曉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然知海之不遠固皆孔門之嫡脈其並得從祀宜矣然臣以為朱
 喜之功大矣所以開朱喜者誰也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
 也守仁之功大矣所以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
 祀又不可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或不
 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河孰與行熹之學得之李侗李侗得之
 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臣觀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
 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亦嘗終日危坐以求所謂中者則其學有
 本原固大都可見薄堯一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本
 末備具咸可舉行視世儒迂疏無當又何如也彼其師楊時以為
 惟從彥可以言道而從彥少然可亦極稱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
 程祀矣楊時又增祀矣乃從彥李侗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缺
 典也守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者則當
 以守益王艮為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
 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皞皞

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
 良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且
 志誠大而進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所自為立身者甚嚴巨節
 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以褐衣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
 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認憇特甚或以孝弟為刺談以窒慾改
 過為沾滯易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於此之時使
 四臣者得祀典無但尊朱熹而及其師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為
 大亦無但尊守仁而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為益即四
 臣競競躬行或墮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坐澄心或忠義形
 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絕悟奇行而今所從祀乃在
 此而不在于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繩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其
 為補豈小小哉夫學一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
 不願附於聖賢願無柰繩尺之易失也畫工之畫也燕園狗馬好
 作鬼魁則以入之所不翻者易逃爾今欲使鬼魁之說得熄則無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增祀四儒不但可以補先朝之缺典蓋
 亦正學術之大關也伏惟皇上採納臣言敕下禮部覆加查議增
 祀宋臣羅從秀李侗先臣鄒守益王良則俎豆增輝斯文章甚臣
 不勝祈懇之至

臣伏讀先賢孟軻之書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三代之

學所以明人倫也蓋道而非此則非道學而非此則非學是道也
 先師孔子所以傳之於顏淵曾參孔伋而顏淵曾參孔伋所以受
 於孔子之正脈也今考文廟之祭顏淵曾參孔伋在四配之位序
 坐於殿上其顏淵之父路曾參之父黹孔伋之父鯉乃在庶下從
 事之列崇子抑父人倫何在臣恐諸賢有知不安於享久矣或曰
 文廟之祭所以序道統也顏淵曾參孔伋實得孔子之傳而博文
 約禮之言大學中庸之書又足以發明之不得不在四配之位若
 顏路曾點孔鯉則有間矣以其嘗在從遊七十子之中不得祀
 既祀不得列於庶下矣祀典興於後代所以崇德報功雖嫌於

崇子抑父然實為道統計也夫復何害意曾有棄父子之倫而可謂道乎又豈有舍父子之親安俎豆之享而可謂之賢乎又豈有不顧父子之大義惟求著述之為功而可謂之禮乎惟求著述之功而大義有所不顧於是性為惡之荀况宗旨老莊之王弼附會識緯之賈逵俞都無恥之馬融皆得並祀於廟庭至若宋儒精修實踐任重詣極如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真得先子之傳於千有餘年之後使列於從游七十之中當不在言偃卜商之下後世以其著述功少遂不秩諸從祀至今士論有餘憾焉夫治龍已久莫之釐正無亦蓋有待也今皇上以聖人建中和之極際百年興禮樂之期如近日郊祀之禮斷自宸衷光復成周之舊天下臣工莫不胥慶以為賢於堯舜遠矣皇上以堯舜孝弟之道治天下忍使顏淵曾參孔伋不得敘其父子尊卑之倫於禮樂俎豆之地為身後無窮之恨哉夫禮所以別神人正名分不可畫髮僭差而文廟祭祀之禮萬古綱常攸繫又禮之大者也而可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江西通志續纂理組

使其顛倒差謬一至此乎伏望乞敕禮官參考裁正或如先儒熊朱之議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高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或如本朝邱濬之議謂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致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思配然據潘之議使顏淵曾參孔伋得全父子之親而不得使其父享大祀於天下竊恐真冥之中亦有所未安也不若采未之議別室另祭則父子各得其正春秋二祀彼道享無復有遺憾矣乃查荀況王弼賈逵馬融并宋儒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學術素履應否從祀可出則出無泥於故常可入則入不牽於浮議使天下之人皆知聖賢道統之傳莫大於明倫而春秋享祀之禮惟在於考行空言

無補實德當修訂千古未定之是慰諸賢未死之靈不惟學術明
人心正而一代禮樂亦庶乎其大備矣夫下幸甚綱常幸甚

請陳澹從祀疏

明劉定之

臣竊見聖朝尊崇儒道於先聖孔子所刪述五經足以垂世教者
屢次表章尊顯有加無替太宗文皇帝命纂修五經大全英宗皇
帝命刊刻五經註解皆頒賜天下分布學校皇上自育德春宮以
至於今御經筵所讀講必以五經為先誠萬年太平根本所繫也
然自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經專取程頤傳朱
熹本義於書經取蔡沈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記專取
陳澹集說者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
刻今經筵所進與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是也夫既專取
其說固宜褒異其儒欲褒異之莫若從祀於先聖廟庭今之從祀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舊規有程頤朱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沈矣其皆以釋經有

功也惟陳澹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澹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

子之躅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况前代釋經如何休賈逵范甯

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尚從祀則若澹之專用其說者

以之從祀夫何間然昨學士高輅請欲將以從祀若澹并下禮官

儒臣公同博議伏候勅旨施行

差役既

為酌議

妥當節省

地瘠薄

布政司

有司官

為汰革

民情稱

樂從勉

徵收起

地方似

為五事

差役事宜

以蘇民困

而當釐

釐事有

將里甲

法參以

則定為

又慮公

一時終

除事體

均徭役

臣惟賦

役繁重

而當變

甲差徭

凡歲徵

之法徭

後又經

項皆有

均徭之

法十年

明劉光

在均平

民力困

莫大於

此隨行

又遷委

則定為

力役工

損益頓

均徭之

法十年

賦

重貴在

臣待罪

之困莫

大於此

隨行

又遷委

則定為

力役工

損益頓

均徭之

法十年

賦

重貴在

臣待罪

之困莫

大於此

隨行

又遷委

則定為

力役工

損益頓

均徭之

法十年

賦

重貴在

臣待罪

之困莫

大於此

隨行

又遷委

則定為

力役工

損益頓

均徭之

法十年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等則行之已久誠為均平無累然法久弊生名為均徭實有不均

之患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丁糧多則派銀數少而役輕丁

糧少則銀數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編之差不正銀壹兩而止納

壹兩者此必勢豪富緣者得之有加至一二倍以至數十倍者

此必平民下戶無勢力者當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則門

丁事產肆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產本逐末以致

田日賤而民日貧其弊三也糧多設實之家平日則花分詭寄以

圖輕差及至審編則營求賄囑以脫重差其弊四也歲審編公門

如市官吏間賄賂之門里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編利

歸于官小民不蒙輕減之惠其弊六也小民困累已極且慮直隸

千餘年之費以待一年之輸是以前年當差即九年未得蘇息而傾

家蕩產者相比也又查均徭規則原分銀力二差銀差內如各

種	扛	力	弊	不	以	德	庫	年	山	股	官
編	解	差	也	能	數	戶	及	迹	東	實	柴
派	交	則	弊	抗	十	姓	各	負	保	人	薪
開	納	計	多	城	戶	名	驛	不	定	戶	馬
載	之	其	而	市	而	募	廩	得	等	自	丁
各	費	代	法	積	明	人	給	以	處	行	儒
戶	因	富	疎	年	為	代	庫	則	馬	坐	學
由	難	工	則	之	一	當	子	起	價	占	齊
帖	易	食	民	勢	役	則	則	解	則	因	膳
立	而	之	害	戶	募	抑	賠	解	以	而	夫
限	加	費	滋	被	役	勒	費	用	地	加	先
某	以	因	甚	擾	則	需	不	此	云	信	年
為	增	勞	巨	難	給	索	費	銀	隔	徵	俱
貼	耗	逸	懸	犬	由	水	門	差	越	收	坐
戶	通	而	擬	不	帖	馬	免	之	有	漁	員
今	計	量	將	寧	取	機	防	弊	司	獵	審
一	一	為	各	其	討	兵	夫	也	不	無	編
切	歲	增	項	害	工	等	禁	力	肯	厭	以
革	用	減	差	尤	食	則	子	差	一	如	致
之	銀	如	役	甚	窮	各	弓	內	體	兩	貪
其	若	銀	逐	此	鄉	編	兵	如	進	京	婪
有	干	差	一	力	下	頭	等	府	徵	會	有
丁	止	則	較	差	邑	戶	役	州	以	同	司
無	照	計	量	之	之	貼	皆	縣	致	館	故
戶	丁	其	如	之	民	戶	編	斗	經	并	將

徵	有	種	其	一	設	外	馬	以	之	舊	次
收	糧	併	銀	縣	有	無	百	一	望	係	器
如	者	納	一	苦	坊	他	爾	科	臣	坊	用
往	必	是	完	樂	里	事	費	十	愚	里	等
年	係	其	則	通	輪	也	用	閭	以	自	項
編	中	戶	終	均	年	奈	皆	里	為	行	應
某	戶	之	歲	于	當	何	令	騷	今	出	預
為	及	貧	無	十	差	有	坊	然	日	辦	先
某	程	富	在	甲	乃	司	里	日	所	者	置
役	多	不	呼	是	庶	不	直	見	急	今	造
某	丁	待	之	亦	民	加	日	凋	在	皆	者
為	少	審	擾	調	往	體	管	敝	於	派	祭
頭	與	編	而	停	役	恤	辦	如	革	徵	祀
糧	丁	而	四	之	之	凡	坊	病	坊	銀	鄉
者	程	自	民	一	自	祭	里	羸	又	兩	飲
必	俱	定	各	術	自	祀	坐	之	人	貯	賓
係	多	徭	安	也	旬	宴	派	人	不	之	興
下	者	差	其	一	桶	饗	於	少	休	官	上
戶	必	不	業	革	公	造	甲	休	息	庫	司
止	係	得	使	坊	事	作	首	凡	將	如	支
納	上	避	輕	里	催	供	費	歲	無	鋪	用
丁	戶	重	重	臣	辦	帳	出	用	回	陳	等
銀	俱	而	通	惟	糧	饋	無	所	生	轎	項
有	照	就	融	州	差	送	經	需	生	傘	應
丁	丁	輕	于	縣	之	夫	經	需	生	幕	臨

時買備者修理衙門工料應臨時估計者撥遞夫馬應預先顧券
 臨時撥發者莫非有司之事掌印官為之經紀扣算費用數目責
 令該吏照所司分管隨事給銀登記支銷其買辦役使之入即於
 隸兵內輪撥應用與坊里絕無干涉自規則之外不許妄用自歲
 徵之外不加派其前項經費仍置立稽查格冊每季赴臣等院道
 衙門查覈如果支用有餘作正支銷如果事出不經支用不敷亦
 聽各該州縣於原編備補銀內支銷如此則一州一縣咸有經常
 之用既不失之苦節廢禮而坊里輪年應役可無額外誅
 求之累矣一定派則查得本省各項差徭自嘉靖二十八年該前
 任巡撫都御史張酌定賦役總會文冊內開南北京庫漕運存折
 米銀起運存留宗藩司府倉米皆出於糧戶口食鹽起存錢錢鈔
 則出於丁惟里甲均徭丁糧兼派里甲一丁折米一石均徭二丁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折米一石及查各該州縣有以糧獨編驛傳有以丁糧配編民兵
 有以丁折米獨編民兵全不編驛傳者各因丁糧之輕重而為之
 調停以免偏累民已相安相應查照舊規通融兼派其戶口食鹽
 起存錢鈔近年奉例隨糧帶徵但查鹽鈔二項係是丁差若仍前
 隨糧徵帶則畸零小戶不無煩擾合行改正仍照丁口徵納及照
 田糧有沙塞人丁有逃絕若不為之查處則糧差無從徵納里
 不免包賠臣議將沙塞田糧除舊額并沙陷無蹤原經奏準免派
 起運止派存留司庫者里鹿均攤輸納外其有舊跡沙荒今已開
 墾久以迷沒今曾清出或存管里長并各勢豪包占影射者應於
 業人戶名下直收花利以抵糧差不得乘及通圖包賠如妄捏沙
 塞無據者與實糧一例編差至於逃絕難聚免丁原額註於實徵冊內
 有據者照舊免編外其新開逃絕難聚免丁原額註於實徵冊內

實丁減半編差各州縣四差人丁原額折算多寡悉從其舊若有
 投托勢要隱避差役及脫漏戶口者許諸人首告將本犯名下罪
 銀充賞凡有清出丁口并逃戶復業一面增入逐年格冊一例編
 徵仍候造冊之年將徵黃二冊改正如此庶丁糧派則既定而妄
 捏欺隱之弊悉除小民無偏累矣一倉糧解照得夏秋稅糧有
 墊運存留者本色折色收解之役名為糧長者該州縣有一年一
 審編者者三年五年尚一審編者止是無報數費人戶原不輪年
 分甲每遍編審之期勢豪大戶當依規避坊里倉拆索騙為端身
 未應役而所費已不貲矣雀府不得已而為一切當自之計或以
 數人而朋充一名或令一身而包管或戶周里賒然息肩無日色
 搜者以肆侵款多難者苦于賠贖一免此役解不破家以害民間
 至苦極矣事也臣查得大經會典洪武四年天下有司悉民田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九

以事石為率設糧兵一名專督大鄉賦役十五年革糧兵之後
 或備殷繁或稱呈告皆我祖宗舊制官無持以甲排戶管催存室
 人戶稅糧聽其自行輸納未入官倉以管糧官典收銀入官庫以
 掌印官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銀解糧後鄉名就于經催年審方了
 糧匠上家道殷實共簽名數責令管糧來者搬運腳稅之費
 折價有耗收火耗之費但于依例酌量加徵者許結案以資其
 用免其獨力賠補是以十年之平不過輸後一年催者一年之勞
 以事九年之逸况以本管軍兵糧徵奉軍人戶事繁尤為順便老
 鄉袒制里甲併籍之意不若舊編之弊可杜矣一廣解運道官是事
 先准南京各本色糧米及各項折銀俱係府州縣管轄官管押經
 收入後交納糧者持欠侵款方弊立見進贖易免以有官統之務
 查係也其嚴派南北本色棉布布匹舊規原係糧役經解以政根

精糧油侵漁初以計且將蘇疏亦正抵於符納驍不中或大半
 約回節徑該部南催交完扣方起行南末各款於色如影例及
 江廣二衛水夫馬船工料銀兩會同銷馬價為衙門紫紫皇孫等
 銀每差銀兩項項存好以結中運花費侵欺或桂欠追回任事批
 軍不獲上為國用所關下為身家所係豈容循舊弊而不
 為之度信無特南系亦正順委部運南糧官好北系亦足為用
 款說委官押解南系為功銀兩務照北系事例凡係原差解戶自
 解者俱存案收司收解委官領解嚴限獲批回銷庶可杜侵欺桂
 欠之弊矣
 一 被劉光府此疏所陳均獲奉坊里空依例查糧好處行運且
 一 奉於以伊弊政揭者至遠今雖時會不同情勢變易然在果實
 一 困之度亦在斯確免且友知皮以石有重臨為撤以屬吾民坊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九 頁九

身願會為政其謹此疏而知其詳也

明	陸	穩	臣據南安府四縣里老呈稱南安僻居江西之窮源路當嶺表之	首地所轄四縣共止六十里總計一府四縣之糧不及外府一縣	之數郡小而路營衝要糧少而賦實繁重以六十里之編民數年	增至五千餘兩較之舊額是加三之一矣兼之十年之內遭巢賊	之搶者八值水旱之災者三百姓之荼毒於寇盜顛危于兵荒者	不勝其苦而不獲寬恤之惠是驅為之盜也即今地方之生聚日	微三巢之賊眾日盛夫豈無故蓋差重則民貧民貧則盜起今應	征求者不惟有催科之累且有餓殍之苦入盜巢者不惟無拘攝	之擾且有搶掠之利民亦何苦而不從盜哉民差已甚于昔賊犯	益熾于前大為地方之憂乞照先年糧額而加派盡為減免庶窮
---	---	---	---------------------------	---------------------------	---------------------------	---------------------------	---------------------------	---------------------------	---------------------------	---------------------------	---------------------------	---------------------------

民更生	可以存	江西之	藩籬矣	臣又據	贛州府	十縣里	老呈稱	贛
州封疆	多鄰閩	廣山賊	之出沒	靡常	巢寇之	盤據日	久一喘	聚于
鄉落則	妻子半	為虜掠	田園盡	見荒蕪	一弄兵	于城池	則墳墓	多
被空開	房廬悉	為灰燼	幸遇軍	門進兵	剿滅地	方稍寧	然瘡痍	之
因蕩方	蘇而官	府之催	徵尤急	夫粗出	于田也	今各縣	之田多	為
吉安債	准而賣	田之家	半有虛	糧生戶	縱盡終	歲之入	不足完	分
內之征	何乃於	正賦之	外每石	加幾分	以補南	昌邇年	以來每	石
又加幾	分以代	撫建不	知南昌	雖為衝	要然一	邑里甲	足以雄	于
一府而	徭編見	役贛屬	實倍于	南昌撫	建雖值	寇臨然	剿掠道	路
必由于	嶺北而	受兵被	害贛屬	實先于	撫建自	加征之	命既下	富
人日入	于困窮	貧民多	逃于巢	穴以故	指引劫	掠者多	土著之	民
探聽軍	機者多	城市之	衆此非	得已命	不堪也	邇聞興	化潮州	皆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九
物信
稿紙

以兵寇	之故俱	蒙蠲免	事體相	同乞一	體優恤	民獲安	生矣臣	據
二府民	情照得	南贛二	府據江	西之上	游為全	省之藩	蔽界鄰	閩
廣故流	寇之出	入必先	取道攻	城掠野	無歲無	之此南	贛門庭	之
患他郡	之所無	也密邇	三巢故	峒首之	流毒必	首受禍	虜人殺	人
無歲無	之此南	贛腹心	之患他	郡之所	無也崇	山峻嶺	草木不	生
地廣人	稀生理	鮮少流	寇一人	輒相附	從勾攝	一行入	巢規避	盜
賊耳目	寄于城	市之姦	劫虜孳	牲充彼	販夫之	利此南	贛百姓	之
難治他	郡之所	無也	有田者	非土著	之民力	役者半	寄籍之	戶
則謂非	親管或	相抗拒	急則逃	去原籍	追攝不	前一涉	賊巢置	之
不問此	南贛有	司之難	行他郡	之所無	也流寇	不入巢	寇不出	則
南贛安	南贛安	則江西	之全省	俱安民	貧為盜	相與勾	引則巢	寇
出矣逃	移他省	招集亡	命則流	寇入矣	巢寇出	流寇入	則南	贛不

安南賴不安則江西全省不得高枕而卧此今日事勢較然可睹者也故輕徭薄賦稍加優恤非獨寬南賴之民亦所以安全全省之民加賦重征民將從盜非獨遺南賴之憂亦所以重全省之憂此今日事理亦較然可睹者也然則何以有加派哉其故有二他郡之民以有力者為之營而奸胥復為之佐以故那移飛灑日取舊額而更置之不至於極輕不止也南賴之民地遠勢隔而莫之控訴當事者習為故常而莫之省憂此所以歲復一歲增派不已而坐受其困也國家定制竭腹裏之力以供邊方者有矣未聞令邊方之民代輸腹裏之糧者是在承平之日且不可況南賴災患十倍他郡而獨不加意乎即今四郊荒落半無人烟流入賊巢苟避徭役往往有之庫無餘財倉無餘粟賑之則力不能周寬之則事不由己此臣所以日夕憂思而計不知所出也伏望皇上軫念邊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鄱之地節遭災眚勅下戶部凡額外加派錢糧俱令照舊數徵解則地方幸甚

乞休致疏

明 陳文衡

臣待罪湖廣參政專一督理漕儲凡職所當為與力所可為輒竭駑駘以圖報稱臣之心也其或職本當為而勢不能以必為左牽右掣淹阻國計此則臣之漕也方今邊鄙多事漕例加嚴臣早夜兢兢時勤催趨然而見之施行意見間有未孚權力誠有不逮與其畏首畏尾自甘瘠曠之辜孰若明目張膽直陳其故以決去就請據實言之湖廣免糧水次嘉靖年間因城陵磯淤淺改至漢口又因廠灘水衝改至陳公塗軍民相安非一朝一夕矣迨以城陵磯居民况鄉官艾稜求復免軍揭送各衙門時漕運總督陳于陞不以為然而巡撫李禎獨毅然欲行其說遂行多官集議上而司道下而府縣遠而衡長之民近而武左之軍萬口一詞俱以城陵磯

為不便其稱便者艾稜一人耳且稜所指陳公濬七苦第謂衙
員役需索作奸只當懲其人何必易其地也會城咫尺兩臺諸司
耳目至近若且如是城陵磯去官司甚遠奸竇尤多苦豈止七哉

楚裕標悍駕馭為難乃舍省城而就荒僻之城陵磯其亦不戒於
昔之覆轍者又况夾河水涸難容引艘逆流而上道遠廢時此
謀之所以未協也至於瀆河之說尤屬難通流沙隨濬隨淤工費
莫正萬計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徇一人之情興必不可成之役國
計謂何臣一念愚樸欲為軍民孰計長便明知禎意向在不敢
阿拘亦度禎顧恤名義當不以此罪臣也及漕司以城陵磯不便
其奏經奉欽依於陳公濬漢口兌兌然禎則以城陵磯便請亦奉
欽依咨臣遵照臣謂二十一年以前漕儲諸務應聽撫臣裁奪已
成議應照漕司施行今一事而兩奉明文左牽右掣誠為阻礙伏
乞勅下該部轉行體勘司道府縣多官之言與鄉宦一人之言孰
公孰私孰便孰不便酌議妥當回奏以便遵行臣又聞之有官守

江西通志續纂卷之九
江西九三博物館
新編

者不得其職則去此士人出處律令也臣舊為御史巡按宣大偶
以事為柄臣所銜致調外任凡七年柄臣死稍遷南工部主事歷
十有二年陞廣東副使凡四年乃移全職臣他年既不能媚柄臣
以速富貴今日阿撫臣以就功名陋矣臣所羞也迂戇成性奉職
無狀撫臣不加參論而又薦臣臣誠上負國恩下負知己所謂不
得其職宜去者臣職掌不明展布為難當去一以外察指摘都御
吏當去二臣嘗舟行為風濤所驚遂病怔忡力已衰憊弗堪稱任
當去三并乞賜臣罷斥別選充補使臣不濠填溝壑即跽伏田野
有餘榮矣

薦吳與弼疏

明陳述

臣先差江西清軍復差審刑訪得撫州府崇仁縣儒士吳與

弼乃已故國子監司業吳溥之子賦性端凝居家孝弟經史該博

理學貫通守道安貧勤循矩度約年六十心志任進躬耕隴畝以

教其鄉其教人之法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益久益

勤人多感化臣觀宋儒程頤以司馬光薦由布衣而為侍講蘓洵

以歐陽修薦布衣而為主簿元儒許衡亦由布衣召起京兆提學

繼為國子祭酒若此數儒有功當時有功後學臣竊以吳與弼德

修於已行孚於人學宗程許文法歐蘓絕跡公門不求聞達以道

自高人所推重真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養高邱園蓋亦有年

累次薦舉不屑就已仰惟國朝自太祖高皇帝以來崇儒重教列

聖相繼垂九十年文化之感越軼前代皇上中興大業政宜獎用

賢才以勵風教如蒙准言乞勅該部遣使優加禮聘赴闕或如未

哲宗之用程頤則以之侍經筵必有資於聖學或如元世祖之用

許衡則以之任太學必有益於後進緣係舉保賢才事理未敢擅

便謹具奏聞

請表勵忠義疏

明周孟中

臣聞人臣之効忠特自盡其心非所以要譽於後世人主之勸忠

固追念其志乃所以鼓動乎當時昔殷之三仁跡雖不同然皆人

人自靖自獻於王家宋臣文天祥有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之義特

自盡其心豈問其書與不書故武王伐商之後即封比干墓太宗

文皇帝肅清之餘特飭建文丞相祠由是觀之人主之勸忠乃所

以鼓動乎當時人臣之効忠非所以要譽於後世豈不明白可見

也哉臣仰思宋丞相文天祥生廬陵忠義之邦首登壯元卒拜宰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九都博物館 稿紙

致仕家居慨然嘆曰宋義士三百年無一人應勤王之詔良可慨也	功然而忠肝義膽與日月爭光可謂烈矣一時慕少効義興兵助順以圖興復者趙時賞輩信鄒鴻張法陳龍復林俞林元甫呂武綽朝宗尹玉劉子俊蕭明哲劉沐杜許陳繼周林琦謝紀吳文炳林棟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曾鳳張雲孫臬彭震龍蕭敬夫蕭意夫陳子敬趙潘張鐘熊桂劉斗元吳希與陳子全王夢應陳澤謝夢得傅卓何時羅開禮劉伯文李梓發黃賢張哲齋劉士昭王士敏唐仁鍾震蕭興金應蕭資徐棖等五十四人雖鄉里各異人品不齊然一念向正至死靡悔豈不亦可尚哉夫文天祥為宋叔元宰相間關萬狀殺身成仁從容就義固其所已若督府忠義趙時賞等或起自小官或出自徒步而能凜險一節以視彼身為宰官貪生無死之外國不復知有君父者豈非忠義之罪人乎今天祥京師有廟廬陵有廟崖山有廟而凡所至又各有廟
----------------------------	---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表勵之典行久矣如督府忠義趙時賞等尚未得待丞相之側分俎豆之香重可傷也臣伏望乞勅禮部行移巡撫都御史督令江西布政司轉行吉安府廬陵縣着落當該官吏於府城門內外擇空閒地一所特立忠義廟一區祀丞相於中即諸賢於左右生而同事死而同食九原有知均感聖恩昔人謂仗節死義之人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臣則謂人臣有仗節死義之心而後能為犯顏敢諫之事犯顏敢諫之臣蹇諤於朝廷之上拾遺補過斯天下有磐石之固矣斯舉也表死者於既往勵生者於將來豈非三百年之曠典而有待於今日者哉緣係表勵忠義事理臣齋奏以聞伏候勅旨
--

乞專官分守地方疏
臣竊照江西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各縣與吉安府所屬萬安泰和
永豐永寧龍泉等縣并撫州府樂安縣地壤經畫彼此相交蓋南
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又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樂安縣則環
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地山場落開曠木稻
竹木生殖頗蕃利之所在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年常前
來謀求生理結黨成羣日新月盛其般運穀石砍伐竹木及種
栽杉燒炭鋸板等項所在有之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有產業變
客作主差搖糧稅往來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一種來歷不明之人
前來佃田傭工及稱齋人教師等名色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
間又糾集大夥出沒劫掠不可踪跡又或因追取久近債負或稱
根捉脫逃軍匠往往各於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互移往來經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年不得杜絕其各有司官員又各據分治之說以行好勝之私事
由所屬俾曲作直詞涉外縣抑是為非况吉安樂安細民素稱好
利健訟加以持法不得其平頑民益無忌憚非惟藏奸蓄穢不可
祛除間有積案滯獄亦難控訴蓋因南贛二府為嶺北道吉安府
屬湖西道撫州府屬湖東道其布按二司守巡官按察司雖有兵
備副使一員在於嶺北任紮緣吉安府不得係管轄布政司雖常
委本司官一員兼管湖西嶺北二道又不得常川巡歷以致事無
總統人多缺望臣到地方以來緣見各府詞訟交構有司不為分
疏已經遵照大明律該載原告就輕囚就重囚少因因從多
因及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旋
復稽考案卷沮閣如故未見奉行亦緣吉安撫州等府於臣地非
所屬勢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原分南昌九江湖東湖西

西	按	人	不	行	干	亦	聽	相	平	嶺
設	此	李	許	移	預	豐	攜	題	時	北
官	疏	省	仍	督	外	永	家	準	常	五
分	述	齋	前	責	但	寧	屬	事	該	道
治	南	棒	玩	若	係	龍	前	例	數	共
之	巖	謹	渴	各	盜	泉	來	定	內	布
詳	二	題	沮	縣	賊	樂	吉	議	一	政
	府	請	閱	當	人	安	安	該	員	司
	人	旨	則	該	命	等	府	司	兼	官
	民		提	官	重	縣	任	參	管	除
	移		綱	吏	情	遵	扎	政	二	管
	徙		挈	不	與	照	巡	一	道	權
	之		維	行	南	原	歷	員	如	外
	狀		可	捕	穎	奉	地	分	藪	原
	願		收	獲	等	勅	方	守	乞	設
	悉		功	追	府	書	分	責	初	左
	又		於	究	地	事	理	任	該	右
	得		共	了	方	理	詞	兼	部	參
	考		濟	結	事	除	訟	管	查	政
	見		防	亦	有	一	臣	湖	照	參
	明		微	乞	干	慮	於	西	巡	議
	代		杜	聽	涉	民	萬	嶺	按	止
	在		漸	臣	者	情	安	北	御	共
	江		當	提	聽	不	壽	二	史	四
			弭	問	臣	敢	和	道	移	員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九

頁

勵	梁	之	是	君	志	郡	子	士	後	唐	周	雁	重
志	於	關	斯	一	裏	比	子	俱	世	文	文	陵	修
善	此	與	文	飯	至	鄒	之	俱	之	明	志	郡	志
便	日	屬	之	之	若	魯	為	請	為	盛	公	城	節
掃	滿	茲	元	不	潘	之	臣	題	臣	世	楊	南	節
一	期	按	氣	忘	庵	名	子	名	者	觀	文	舊	祠
筆	重	治	昔	信	之	邪	者	伏	勸	風	節	有	疏
莫	信	相	陳	國	抗	倡	然	以	而	至	公	志	
惜	義	與	頌	捐	疏	天	而	忠	工	此	文	節	
千	而	贊	漢	軀	朝	下	實	節	賈	欲	信	祠	
金	輕	襄	曾	繫	廷	以	浩	名	浩	興	國	以	
	貨	托	賤	獄	以	古	繁	儒	繁	復	公	祀	
	財	郡	大	七	及	丈	必	實	必	以	諸	歐	
	復	邑	厦	年	平	素	資	千	資	為	位	陽	
	者	以	之	而	國	推	助	古	助	士	先	文	
	於	經	宍	必	之	六	乃	人	克	庶	達	志	
	于	營	規	死	盡	一	克	臣	成	庶	歲	公	
	秋	賴	今	固	心	馬	所	之	功	仰	久	楊	
	足	賢	作	雖	輔	江	且	典	郡	之	傾	志	
	以	豪	邱	一	相	南	以	則	中	所	地	襄	
	振	而	虛	郡	誠	而	為	春	賢	且	草	公	
	揚	奮	無	之	奮	死	天	秋	郡	為	邱	胡	
	風	助	乃	鉅	垂	節	天	祀	中	為	墟	志	
	而	屹	明	分	老	威	下	廟	賢	天	茲	簡	
		棟	時	總	慶	仰		乃				公	
								四					

修復章江寺併建塔募緣疏

明季曉

章江寺一名龍沙章江禪院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修有

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稱有章江集又日涉記稱晦堂禪師住

章江寺其法器則有講堂靈石死心輩云今桃花鄉距樂化舖二

里許有章江寺下院亦一證如夫人等有廢則必勝天運無柱而

不復乃看龍沙高峙已應真仙八百之期瞻茲鳳刹未興寶藉罕

官于倍之力祈成勝果敢為蕪詞豫章郡大江以西一大都會也

五廟當其前九江注其北表以直廡華蓋之勝帶以彭蠡落星之

流其重門則有二孤入雲迴狂瀾於既倒其近尋則有十川滌秀

每將去而復留若乃界於南浦之濱西山之麓一沙曲抱萬派朝

宗望之如長虹倚天即之如遊龍出水者揚子洲也東望則煙生

萬井西眺則霞蔚層巒江湖縹緲以分流吳楚依稀而界道其下

寧和一潭澄澈如鏡振衣濯足殊有出世之想鋤雲耕月瓦礫往

往間出或曰此章江寺舊趾也且其地屬會省襟帶宜龍城作鎮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九八頁

是為外屏宜厲塔參雲可構文筆願重臺雖累土可致而扛鼎匪

衆力弗成茲幸元老當朝羣公就列信地靈人傑際千載之希逢

請捐俸助金建一方之保障地維天柱永絕蛟踪暮鼓晨鐘時聞

獅吼三千行八百功悉由願力億萬年無量劫廣種善根修福者

免大吏大旱之憂修慧者證成聖成仙之果幸先禮施香樹法德

謹疏

請改折南漕二糧疏

明周燦

題為楚疆決裂幾盡西省危在旦夕懇祈聖明亟勅行間諸臣併

力夾擊以保江南再懇聖明速頒蠲折德音以收人心而張輝代

事臣六月入境後即具有地方兵荒情形一疏爾時逆獻正盤踞

武昌也使乘此會師合勦獻可成擒即不然而固守岳州與九江

互相倚向猶可壘賊使讎疲而過乃不知楚撫王聚奎何以棄岳

不守至八月初五日而岳州又苦陷矣岳陷則賊必走長沙長沙

安危江省實與共之唇亡齒寒必至之勢也今賴撫林某移駐吉
安江撫郭某移駐袁州二臣慷慨臨戎有誓不與俱生之氣自能
為皇上輩此危疆但江西兵力素單二臣所統不滿二千餘人其
何能有濟宜於督師呂大器標下分兵數千徑趨長蕩再勅兩廣
督臣及閩越撫臣各發精銳三千會師境上壯長沙之聲勢為進
勦之圖而鎮臣左良玉之師溯九江而上直搗岳州東西夾擊賊
未有不窮蹙投首者也臣竊觀前此之失事大都由賊之善攻
而無我之善禦今若再集長沙是併江省而棄之皇上封疆豈堪
逐節斷送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臣更懇懇深慮
者今歲旱災特甚而軍興旁午一切本折錢糧勢必取之地方小
民疾視長上搶攘之風日見告矣夫賊之假仁義誘吾民也業已
盡民為賊而吾國所以制賊者慮必盡民皆兵自非行真仁義以
結之不可今追呼日繁內潰將作大寇狎至其何以支朝廷縱不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五

能言獨亦請於南漕二糧各折其半留未盡之子粒以還民間庶
可留濟堅之餘生以保疆土臣豈不知軍需匱乏仰屋方殷顧為
此不識時務之談以聒宸聽獨以事勢至今有同累卵萬一魚爛
瓦解狂氛四塞異日即欲議蠲議折而不可得尚忍言哉此臣所
以痛哭流涕而更不能已也伏乞皇上為封疆計亟賜睿斷施行
請止惠王住廣信疏
題為恭繹相擇之明旨俯獻扇菟之一得懇祈聖明勅部議覆以
冀雨澤備棲之安以慰皇上篤親之懷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午
時德安王親至南浦順帶禮部咨文二角皆以王居一事兩奉明
諭一則曰該撫按遵旨相擇再則曰該撫按相擇妥確具奏其所
以為剪桐謀即次之安者綦周且摯臣即刻齊集司道再四圖度
咸謂兵荒之後鮮有樂土粟舍無成爰居靡定臣等迴翔審視思
仰副皇上親親之仁故尚囁嚅而不言也再閱邸報見惠王一本

狹臣親泊事。奉旨準任廣信府。禮部知道。臣聞未竟而不禁背汗。之欲游也。以此彈丸黑子之信州一郡。藩之不堪。竟止而反能辱。親藩之駐節。即臣敢冒死敬陳風土。江鄉地狹土重。民愚俗戇。滿。來宗祿。醫懸天潢。腹誑捉襟露肘。大是不堪。物色况廣信。尤江右。之瘠壤。而最疆者。生菓晶鹽。無海錯山珍之議。其供香青鞋布襪。罕蜀錦吳綾之被。其服儉茅茨土階。無丹楹刻桐。警祿之屋宇。其官室隘以朴。而臣逆計藩王播遷之後。艱難險阻。業經備嘗。定不。求多於此。此之大可商者。一道兩府。兩藩供億。既繁。調度不敷。而。又地扼閩浙之吭。受敵最易。汎遠督撫之轄。焰管復難。先年鄧茂。七既盤據于前。葉宗留復噴聚于後。即昨歲龍賊竊發。負嵎走險。深山窮谷。緝捕為艱。此孰非廣信疆域以內事乎。而眼前全華之。變信州政首當其衝。震鄰剝膚。以唇為扇。故祖宗令甲。以封禁山。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命名此土者。謂數百里內。禁人不得出入耳。夫以窮鄉絕域。數百里內。為人所不出入之地。而突然以一藩封建。置其間。安乎否。確乎否。倘非皇上智力高懸。灼然見永豐之不能建藩。臣不敢為此請。倘非仰體皇上履親誼。篤確然見永豐之不能建一郡藩。廣信又何能再建親藩。臣亦不敢為此請。且臣原非獨為廣信一府。備懇宏慈。實實以江省全局。廣微宸尊也。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平心酌覆。如江右之盪淮樂建。諸藩星列。碁布何處。再堪位置。又如江右之襄臨吉南。劇盜奇荒。何府再堪建藩。總期皇上予之以安者。臣等不敢置之以危。若欲臣等堅執恩詔內一款。擇於浙之台處福之汀邵。廣之南雄韶州。以為推卸之路。此不想之施。臣等萬不敢出也。

